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孟子卷之八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同勿軒熊氏曰內九章言聖賢道統傳授凡講學終身齊家治國之道亦具焉。○勉齋黃氏曰此篇多平居講貫之言而欲其自得一章工夫次第為尤詳。十九章言舜由仁義二十章言禹湯文武周公二十一章言孔子作春秋二十二章自謂未得為孔子之徒而私淑諸人並歷舉列聖相傳之事而企焉自任與承三聖意相近特每更端而言之耳當通為一章而誦味之也餘皆叙孟子之言行以繼之末章乞墦之喻警士大夫求富貴掩其苟求之迹而反敢以富貴驕人者最為切至。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一

近譬堂藏板

多蓋聖學之辨惟在毫釐孟子之所為淡致意也如非禮之禮人有不為言不必信可以無取諸章晰義之精也先聖後聖之同探仲尼之不為己甚禹稷顏子同道曾子子思同道諸章時中之妙也他如以善服人以善養人則有公私之辨匡章通國皆稱不孝則有眾惡之察非亦精義之用乎無罪殺士則大夫可以去見幾於早右師往弔孟子不與言守禮之嚴非亦時中之用乎至漢造自得詳說反約二章則又所以講貫持循而得致乎此者尤不可以或忽也至觀於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言性必以故利為本君子存心必以仁禮則學必誠以為之驗則亦曰自反而己然而擴充之其何以為聖學之心傳而朱子於存幾矣此憂勤惕厲所以為學之心也學者知凜乎此則此篇希之有特為標出以示人也學之戒懼同一淵源而上之旨直與大學之慎獨中庸之戒懼同一淵源而上接唐虞之統也已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或問此以為舜卒於鳴條則湯與桀戰之地也而竹書有南巡不反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邪曰孟子之言必有所據二書駁雜恐難盡信然無他考驗則亦論而闕之可也

辨按自生而遷而卒皆在極東之地故曰東夷之人註不曰夷狄而曰夷服之地蓋諸侯九服侯甸男采衛蠻之外即為夷服夷服之外猶有鎮服荒服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映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

墓

圖大全新安陳氏曰畢在鎬東非楚都之郢○蔡虛齋曰孟子於此必曰東夷之人西夷之人者非以夷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二

近譬堂藏板

字誣累二聖人也孟子之意重在東西二字夷字則見得一在東之極一在西之極故曰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也若不在中國之內則其相去豈特千餘里哉辨按孟子只要以東夷之人與西夷之人兩相對說故舉舜文以見其不謀而合可知心理之同若舜之與堯禹文王之與成湯武周或時地有異有同皆不舉來說全要活看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

其同也

韻類 古人符節多以玉為之，如牙璋以起軍旅，周禮中有以玉為竹節，又有竹符，又有英蕩符，蕩小節，竹今使者謂之蕩節也。刻之為符，漢有銅虎符，竹使符，銅虎以起兵，竹使郡守用之。凡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以為信也。曲禮曰：獻田地者，執右契，右者取物之券也。如發兵取物徵召，皆以右取之也。

附 朱子曰：古人所為，恰與我相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

同 大、全、周、禮、六、節、守、邦、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王、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趙、氏、惠、曰：舜、至、文、王、一、千、二、百、歲、○蔡、虛、齋、曰：非、以、得、志、行、乎、中、國、為、合、符、節、以、其、得、志、而、行、乎、中、國、者、若、合、符、節、也、蓋、王、道、言、然、不、曰、道、而、必、曰、云、云、者、是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 離婁下

三

近譬堂藏板

據其行事之實，相合處言也。○舜之政，在養民而利用厚生，正德惟和者，即文王之耕者九一，澤梁無禁，使民無凍餒之老也。文王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即舜之不廢困窮，不虐無告也。文王之仕者，世祿罪人不孥，即舜之賞延於世，罰弗及嗣也。舜之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即文王之止於仁，敬孝慈信而為法於天下也。考二聖人之所行，如此之類，信乎若合符節也。○胡氏謂舜於君臣處其常，而於父子處其變。文王於父子處其常，於君臣處其變，可以見其道之一。此說不是，非所謂行乎中國意。犬抵孟子本意，是以其措於天下者言之耳。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一物乎？分為二物乎？曰：一物也。何以証之？註曰：符節以玉為之。云云，可見是一物。兼周禮所謂玉節、角節、虎節、人節、龍節、璽節、旌節、周禮惟門關用符節，此符節則以竹為之。

附 按：虛齋既以得志而行乎中國者為合符節，主道而言，則不在政事之迹矣。舜文之政，比合配論，亦但

見理同心一。則事亦不大相懸絕耳。若認真以事相配合。無論舜文不能盡然。又何以該汲先聖後聖乎。凡政教之事。必古簡而今煩。古疎而今密。古醇樸而今周詳。至其一定不易之理。則凡聖人之所同也。故下不說事一。而曰揆一。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四

近譬堂藏板

朱氏公遷曰。此以道統言。語末篇之首章。孟子末篇之末章。皆是此意。但彼則主乎道統而言。故歷述其相傳之緒。此則主乎聖人而言。故舉其相去之最遠者。以爲例。見其無不同也。○新安陳氏曰。先後以時言。遠近以地言。道之同。以此心。此理言。○蔡虛齋曰。此一章。是言貫萬古而同一道。歷百聖而如一人也。獨以舜與文王比度者。一是西夷之人。一是東夷之人。一是上古聖之盛者。一是後來聖之盛者。二聖之道。既同。則百聖可知矣。先聖後聖之言。雖承文王而言。但謂之先聖。後聖。則其所該者固廣。不止二聖人也。孰謂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便與舜文異哉。○此章所言。得志行乎中國者。似皆指道之用言。且其同處皆不期同。而自無意於同。而自無一之不同。此見道之出於天。而不易者也。○呂晚村曰。揆一固是道。然與道字不同。一卽道也。揆之無不同。正於事理上見。孟子立說。皆從實證。如三子不同道。而趨一。先列其平生。及所謂一則仁也。趨非仁也。此章之所謂一者。道也。揆非道也。言以事理度之。而無不同。正指

得志行乎中國。句。人直作其道一也。則疎矣。○度之而無不同。故人皆可為舜文。

異雲峰胡氏曰。舜於君臣處其常。而於父子處其變。文王於父子處其常。而於君臣處其變。其事不一也。

而最可見其道之一。○蔡虛齋曰。其揆一者。註云。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此是解出。

所取揆字之義。如此其實只是與言其一揆一輒同。歸一致者。一意切不可謂上文言其道之同。此是言。

度其道之同。○吳孫右曰。其字實屬聖人身上。猶云其軌一也。當以活字作死字看。指聖人之心。極合於。

揆度者言。

辨按先聖後聖。若只說心同。倘心有一毫私意。遮蔽却將奈何。故但說心同。則恐未必當理。所以說不得。

心同也。若只說事同。則事有千變萬化。時移勢殊。必不可得而。同者如何說得事同也。則內可以見其於心。

而散見於事物之際。說一箇道同。則內可以見其於心。所以同而外。事物之際。說一箇道同。則內可以見其於心。

並無道字。而朱子斷下箇其道無不同也。不直曰道。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 離婁下

五

近譬堂藏板

同而曰揆一者。所行之事。既多不同矣。道又無象可見。而曰此即聖人之道。同則後世非聖人之所行者。亦何難自託於道。而亂聖人之道哉。惟聖人之理。亦如此。然後見道之果無不同。而千變萬化之事。度之。不字。即上文行乎其中矣。○度之。而其道無不同。其道。其字。即指所行之事。謂以聖人之心。度之也。即羣聖之心。道而其所行之事。道聖人以吾心之度。即羣聖之心。道而其所行之事。道聖人以吾心之度。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

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語類鄭之虎牢。即漢之成臯也。虎牢之下。即溱洧之水。後又名為汜水。關子產以乘輿濟人之所也。關人。

務德以爲孟子之言非是其說以爲漆洧之水其淺不可以施梁柱其淺不可以涉豈可以濟乘輿蓋漆洧之水底皆是沙故不可以施梁柱但可用舟渡而已李先生以爲疑或是偶然橋梁壞故子產用其車以渡人然此類亦何必深考孟子之意但言爲政者當務民之宜而不徒以小惠耳。

附漆洧二水各非一處安可以一箇乘輿而濟之哉抑先後不同時耶朱子曰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則必當時二水無橋人皆徒涉子產或因見人涉漆而並濟及洧或因見人涉洧而並濟或一時知人徒涉此二水以兼濟之皆不可知其以乘輿濟人決非一箇乘輿亦非只濟其一次而遂止蓋以二水俱未有橋而各捨一車以濟渡也疑亦初得政時欲橋之而未得歟。

同蔡虛齋曰不直曰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漆洧而必曰聽鄭國之政云云者此書法也正見其居爲政之位而不知爲政之道得爲不爲而乃爲其所不必爲者所以爲可譏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六

近譬堂藏板

辨既聽鄭國之政則當知爲政則當平其政矣而竟以其乘輿濟人於漆洧惠則知矣何其不知爲政而不能平其政也只此一句書法通章之意皆貫○曰以其乘輿便見其不知體故後以行辟人駁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或問

孔子以子產之惠爲君子之道而子以私恩小利言之何也曰孔子之言通乎巨細故不害其爲君子之道此承上文乘輿濟人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矣○曰子產濟人之事有仁人之心焉其惠雖小猶不失乎爲政之本若孟子所謂先王之政者乃獨以時修橋梁而已將不反爲治之末邪徒謹於此而愛人之心不至吾恐其所以自結於民者或反不若子產之濶也曰子產之事可謂有不忍人之心矣然先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七

近譬堂藏板

王則有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是以其體正大而均平其法精密而詳盡而其利澤之及人如天地之於萬物莫不各足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是政則不過能以煦濡姑息苟取悅於目前而結其驩虞之愛顧其耳目之所不及則恩惠之施已不免於有所遺矣况以天下國家之大又安得人人而濟之邪昔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宮府以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是亦庶幾乎先王之政矣○曰子產相鄭能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曰有伍則非不知為政者橋梁之修尤非難事乃獨有闕於此何邪曰聞之師曰子產之才之學於先王之政雖有所未盡然其於橋梁之修蓋有餘力而其惠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者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乎冬涉之艱而為是耳然暴其小惠以悅於人人亦悅而稱之孟子慮夫後之為政者或又悅而效之則其流必將有廢公道以市私恩違正理而干虛譽者故極語而深譏之以警其微亦授本塞源之意也此說最

為得之若范氏以為子產身相小國非淺得民心則無以抗大國故其濟人如此其急則恐子產之意不專出於此也

語類問子產之事以左傳考之類非不知為政者孟子之言姑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而議之耳而夫子亦止以惠人目之又謂其猶衆人之母知食而不知教豈非子產所為終以惠勝歟曰致堂於惠人也論此一段甚詳東坡云有及人之近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盡都鄙有章只是行惠入底規模若後世所謂政者便只是惠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惟其恩之出於私故其利之及者小又全體以理言本也施以事言用也○蔡虛齋曰惠字便是譏了不到不知為政處方是譏故註云惠謂私恩小利輔氏曰惟其恩之出於私故其利之及者小

辨按子產之惠也是有愛人之心而後行愛人之事但只不知聖人之道故行出來只成私恩小利私故不公平小故不正大此是內裏本私小既不公平正

大則所行者不成紀綱法度而但為私恩小利也雖其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在子產亦未嘗不是有紀綱法度要其精密詳盡有不若先王之久而可久者故朱子以為是行惠人底規模而蘇子亦以為有及人之近利無經世之遠圖也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日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沍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八

近譬堂藏板

問亦無遺恨如此
同大全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管室之中土功其始○雙峰饒氏曰民未病涉要就未字上看十月徒杠已自成了所以民未至於病涉若徒杠到寒時方做則民已病於涉○蔡虛齋曰自歲十一月以下則言當務大德而不必行小惠正應首句惠而後成夫為政言○先成徒杠後成輿梁小者力省而易成夫者力數倍故遲耳非必急於徒行而緩於車行者
辨按集註又時將寒沍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是因就十一月十二月徒杠輿梁之成時而帶言之故下箇又字其實杠梁既成則四時皆不病涉不獨寒時也○雙峰謂若徒杠寒時方做則民已病於涉意亦甚好但玩孟子語氣只以未病涉對他乘輿濟人說見子產之以乘輿濟人者以民病於涉耳橋梁既成則民固未病於涉也何必為小惠之事哉○成字內含圮者修之無者造之二意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辟辟除也。如周禮闈人爲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
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爲過。况國中之
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附大全朱子曰。辟除之辟。乃趙氏本說。與上下文意
正相發明。蓋與舍車濟人正相反也。○君子能行先
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不畢舉。則惠之所及。亦已廣
矣。是其出入之際。雖辟除人使之避已。亦上下之分
固所宜然。何必曲意行私。使人知已出然後爲惠。又
况人民之衆。亦安得人人而濟之哉。

同蔡虛齋曰。不專指扛梁成一事。故註曰。細大之事
罔不畢舉。每人而悅之。亦不專指濟涉一事。詞頭寬
推行辟人可也。徒以出行言之。却是承子產因出行
而以乘輿濟人說。故朱子曰。與乘輿濟人正相反也。
○林次崖曰。惠而不知爲政。句。是一章大指。下皆明
此意。歲十一月徒枉成。十二月與梁成條。雖是。先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 離婁下

九

近譬堂藏板

之政。却是就橋梁一事說。君子平其政。則無所不該。

辨揆一箇平字。含有公平正大四字。惟其至公。所以
至平。無此厚彼薄。此輕彼重。此多彼少。此有彼無之
失矣。惟其公平。所以正大。無邪曲之偏倚。無狹隘之
規模。蕩蕩平平。坦坦然。其見而非邀。結補苴之術矣。焉
得人人而濟。便是不公。不平。而非邀。結補苴之術矣。焉
禎。按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蒙引存疑。俱指溱洧之水。
人之當涉者衆。不兼國中之他水說。謂水說不得衆
字。愚謂兼水與人兩意。亦不妨。言國中之水不止溱
洧。人之當涉者尤衆。豈能悉
以乘輿濟之哉。似較該確。

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
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

子之意矣。

圖大全南軒張氏曰先王之治為之井田為之封建與天下公共使俱得其平下至于鰥寡廢疾皆得所養而微不至次舍橋梁芻秣之事亦皆有經制此豈先生強為之哉因事而制法其法皆循乎天理而天下之人無不被其澤後世欲人人而悅而日亦不足公義私思之相去蓋如此○慶源輔氏曰此正說子產之用心錯處夫子產固賢但以不知聖人之學是以有時內交要譽之私萌而不可揜孟子明辨之所以立教也

異林次崖曰民未病涉言不用乘輿去濟人行辟人可也言不必乘輿去濟人焉得人人而濟之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言乘輿不能盡濟人意有三段

辨按次崖以三節分三段看猶未確橋梁成而民未病涉是就王政之一事言而見其不用以乘輿濟人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是言王政公正之體見不必以乘輿濟人焉得人人而濟之見小惠與王道正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十

近譬堂藏板

相反。徒恃乘輿則有不能盡濟之患。故為政者一節却又推開泛論。見凡為政者徒恃小惠則日亦不足必無可每人而悅之理。既不貼子產又不貼乘輿濟人如此方覺清楚。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讐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

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讐之報不亦宜乎。

精義 尹曰：君臣以義合者也。報施之道必至于此。孟子以峻曉時君也。

同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說特為宣王發。所謂有為之言也。然臣之報君視君之所施常加厚一等。潛室陳氏曰：孟子此語是說大却報應如此。若忠臣孝子不當以此自處。當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蔡虛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者，倚之以為用，護之恐有傷。○則臣視君如腹心，腹心者，手足衛之而願為之胼胝。○眾體戴之而甘為之服役。○視臣如犬馬者，言待其臣下徒有祿賜之厚，而無禮敬之文。猶養犬馬者，徒有豢養之恩，而無禮貌之施也。秦漢以下，中正之遇其臣，槩如此。國人之報所從來久矣。○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當分踐踏貼土字。斬艾貼芥字。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 離婁下

十一

近譬堂藏板

辨 按尹氏謂君臣義合報施之道。必至於此。而輔氏謂臣之報君視君之所施常加厚一等者。如手足不過倚之為用。護之不傷。而腹心則甘為之服役。犬馬則有輕賤之意。而國人但以平等無怨德者視之。未嘗有輕賤之心也。土芥則踐踏斬艾。幾於不欲其生。而寇讐不過謹避而去之。非有欲傷之意也。故曰加厚一等。但此之加厚亦分義之自然。非以國人寇讐猶為加厚其君也。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

同 大。全儀禮喪服篇傳曰：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注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

出入有詔於國。凡畿內之民服齊衰三月。又子夏傳云。臣爲君方喪三年。○雙峰饒氏曰。舊君其恩已絕。尚且爲其君有服。不應見在之君而待之如此。集註所以云。王疑孟子之言太甚。
辨按齊王輕忽其臣。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乃獨引舊君有服之禮。則徒知臣之當厚。其君而不知君之當厚。其臣矣。但雖疑孟子之言太甚。而致問之辭甚婉。此孟子所以謂其足用爲善也。○日何如斯。可爲服。蓋亦有厚待其臣之意。非空問也。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十一

近譬堂藏板

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附大全朱子曰有故而去非大義所繫不必深爲之說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但昔者諫行言聽而今也有故而去而君又加禮焉則不得不爲之服矣樂毅之去燕近之

同慶源輔氏曰導之出疆所以盡防衛之道於在我之境先於其所往所以爲其所仕之地於所往之國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所以示拳拳屬望之恩義也。○雙峰饒氏曰諫是開邪言是陳善。○問諫行言聽如何又有故而去曰如夫子在其國道非不行只因受女樂便去諫行言聽是平日如此亦有偶然議論不合而去。○蔡虛齋曰田所賦之祿入也里所居之第宅也故曰田祿里居。○林次崖曰諫是君有過而諫諍言是無事而建言有故而去在諫行言聽之外。○呂晚村曰有禮是舊君自盡之道其情文篤至如此所以起爲之服義若說做規例故事即成虛套若說惟恐天下人議其薄即成矯飾若說所以勸

誘招致。卽成權術。如何能感人爲服哉。大槩人纔說者禮。便多擺設在外面。自晉人以後。讀書人眼孔只得如此。

按前陳善乃能閉邪。朱子只作一事說。然亦有時不妨作兩事說者。故饒氏以諫行爲閉邪。言聽爲陳善。自確益君有過方有諫。無過時人臣豈無所建白。故亦有嘉謀嘉猷之告。然除弊興利。皆膏澤下於民處。總項爲是。○只諫行言聽二句。便見君臣道合無愧。手足腹心之恩。義卽此便當爲之。服。卽說去後之三。有禮者。以王問舊君有服。故從一舊字。生情也。蓋亦不必爲去後之服矣。如此二字。雖總承自重。三有禮。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圉里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 離婁下

三

近譬堂藏板

此之謂寇讐寇讐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銅鞮盈也。○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附大全問君臣之義。天倫中却與父子一般。然愛君之心。不如愛父。何也。朱子曰。離畔也只是庶民。君子

不知此。因舉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曰退之。此語如何。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蓋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只得說如此。此是去不得處。便見得君臣之義。

同南軒張氏曰。孟子此言。非獨齊宣王所當聞。為人君者。苟知此義。念夫感應。施報之可畏。而崇高之勢。下不可恃。保己端本之不可一日忘。待臣下以禮。養臣若夫在。為人臣者之分。君雖待我者有未至。而我所以事君者。不可以不自盡。玩味孟子三宿出晝之心。則庶幾其得之矣。

辨按。諫不行。言不聽。膏澤不下於民。三不字。雖甚狠甚毒。只是箇道不合而已。搏執之極。之於所往。遂收其田里。方見踐踏之漸。艾之之意。但此亦非在國時不視。如土芥去國後。方視如土芥也。觀其去國後之踐踏。斬艾而在。國時賤惡之甚。可知。故便直接此之謂寇讐。一句。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 離婁下

齒

近譬堂藏板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非特士大夫當知見幾而作之義。抑將使有國者聞之。悚然不可以失士大夫之心也。使大夫士懷去徙之心。則國之危亡無日矣。衛邨風上為威虐。下相携而去之。携手同行。又携手同車。則非徒賤者去。貴者亦去矣。未幾衛有狄禍。可不畏哉。○瘦源輔氏曰。可以在時宜為可也。失此幾則有欲去而不能者矣。此明夷之初。所以不食而行。避之初。所以有尾厲之戒。而孔子往趙。所以及河而復也。然此特言其常理耳。時與位之不同。則所以處之者亦異。若執此一說。以為臣則凡苟免自私之徒。得藉口矣。

辨按此章見幾而作。是正意。兩可以。即幾之所在也。

幾可以去而不去。則便是不能見幾。故註繳已迫。則不能去。一句。南軒使有國者聞之。悚然不可失。士大夫之心。自是餘意。非孟子意中語。輔慶源時與位之不同。則所以處之者亦異。發揮甚好。然亦只爲大夫任專責重者言之。恐不闕于也。無罪而殺士戮民。此暴橫殘刻之君。亦無恩義。獨厚於有道君子之理。孟子但爲君子見幾而言。則輔氏之說亦不可不用。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爲急。

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上篇言人臣當以正君爲急。此章言人君當以正心爲先。亦大學其機如此之說也。**異**林次崖曰。莫不仁莫不義。仍依上章作用人行政說。君人之事亦無出此二者。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五

近譬堂藏板

辨按前章人臣以正君爲急。然至既正之後。則君仁自莫不仁。君義自莫不義。此章直戒人君。亦不過言人君能自盡仁義之道。則凡所措施。無往而非仁義。卽到上行下效。舉國無非仁義。亦只君之仁義。有以先之也。所謂義亦小異者如此。蒙引過爲糾纏。謂其不僅小異。存疑又謂單作用人行政。皆非。卽前章此二句。亦當推廣於用人行政之外矣。或疑前章莫不仁義。指君身所行說。此章莫不仁義。指臣民感化說。愚謂前章固指君身所行。到說至國定。則臣民之感化亦包。此章不更說國定。則俱包於莫不仁義之中。然但指臣民感化。則灰抹却。君身所行。諱多事矣。兼該爲是。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爲是哉。

張問 張子所謂真義理者至矣。其曰守禮未爲失者。尤學者之所當知也。

精義 或問伊川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何謂也？先生曰：恭本爲禮，過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予人爲義，過予是非義之義也。曰：此事何止大人不爲，且過恭過予是細人之事。猶言婦人之仁也。只爲它小子大人豈肯如此。橫渠先生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大率時措之宜者，卽中也。如孔子喪出母，子思不喪出母，不可以子思爲非也。又如制禮者，小功不稅，使曾子制禮，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今學者須是執禮，蓋禮亦是自會通制之者。然言不足以盡天下之事，守禮亦未爲失。但大人見之，則爲非禮，非義，不時中也。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其看得前言往行熟，則自能比物類，亦能見得時中。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 離婁下

去

近譬堂藏板

忠。晦翁以爲凡禮義不可泥陳迹。如可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可行於人而不可行於己。與夫辭之爲禮，亦有不辭之爲禮。受之爲義，亦有不受之爲義。行之人，則爲禮行之我，則非禮。惟義亦然。大人者，義理周遍，融通，故不爲非禮義之禮義。又曰：大人則道全識周，貫萬變而不膠於其迹。故無此蔽學未到大人變通處，則必膠於陳迹。雙峰饒氏曰：此章緊要在大人弗爲上。大人對小人而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果，惟義所在。言必信，行必果，徑徑然小人哉。正是相對說。雲峰胡氏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皆似是而非。大人者，隨事順理，而不爲非禮之禮。因時處宜，而不爲非義之義。蓋不惑於其似而濩得夫時中之道者也。蔡虛齋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所謂禮者，或恭敬辭讓之節，或玉帛儀文之施，皆禮之所在也。所謂義者，或小而辭受，取與之際，或大而去就，死生之決，皆義之所在也。是禮義也，察之太欲，其積或毫釐之差，則千里之謬。或加之錙銖，則太過。或減之毫忽，則不及。不可徇乎其各，不可泥於其迹。故有可行

於音而不可行於今者。有可行於人而不可行於已者。有辭之爲禮而亦有不辭之爲禮。有受之爲義而非禮。惟義亦然。此難以悉舉。要在察理之精而已。
○蔡虛齋曰：雲峰謂夫隨事順理而不爲非禮之禮。因時制宜而不爲非義之義。非也。如此則禮只在事上用。義只在時上用。蓋朱子下此二句。是要兼時與事。非是分貼禮與義也。
○張彥陵曰：正是可與權處。原雖在吾心。然無其事。非其時。禮義亦無從見。一事一當時。便有箇禮義在。分拆不得。若說以禮從事。以義徇時。却早是兩件也。有是迹。卽有是心。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在其人之爲之者。亦自其心認以爲禮義。而誤故曰。察理不精。非拘迹者。乃爲非禮。非義。而會之心者。方爲真禮義也。
○按大人弗爲爲字。便是體行意。只非字前。不可不察。故註補察理不精一句。○禮義原只是一物。但亦隨時。而異名。故不只曰理而必曰禮。義。孟子旣說一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 離婁下

七

近譬堂藏板

簡非禮之禮。又說一箇非義之義。正以禮者履也。以身之所履而言。義者宜也。以處物得宜而言。如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禮門義路。都是分說。並說在這裏。集註隨事而順理。便是以身之所履言。因時而處宜。便是以處物得宜言。胡雲峰分貼正細。乃虛齋誤看集註。謂時事不可分。故以二句爲總括。但知隨事順理。中原不缺。時因時處宜。中原不缺。事但均是所爲。而有在已。在物之不同耳。呂晚村因謂分折便成兩件。愚謂總說弄成一作。則性中。止有三德耳。○可與權。是就變事難處者言。若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事事皆有。只爲工夫粗淺。便見得到外。一層見不到。內一層。大人察理之情。故處處見得到。自不爲似是之非。諸家多悞。到達權通變上去。貼害不淺。至謂非禮非義。畢竟亦是禮義。但對大人看。則是小禮小義者。真紐於非而不得出者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

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熏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六

近譬堂藏板

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養者非速使之中。使之才。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之謂也。下以善養人同。同大全慶源輔氏曰。中以德言。才以才言。德本於性。才本於氣。賢則兼有才德者也。南軒張氏曰。父兄之於子弟。教之道莫如養之。養之云者。如天地涵養萬物。其雨露之所濡。風雷之所振。和氣之薰。陶寧有間斷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兄養子弟之道亦當如是也。寬裕以容之。義理以漸之。忠信以成之。開其明以祛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喻。夫豈歲月之功哉。彼雖不中不才。涵養之久。豈無有萌焉。如其有萌。養道亦可施矣。慶源輔氏曰。集註涵育以天地之生物言。薰陶以工冶之成物言。此循其理而彼自成。其形焉。無心也。蓋父子兄弟之間。皆難於責善。正其在於我者。使之自化而已。新安陳氏曰。父兄遇子弟之賢。其為教也易。不幸遇子弟之不賢。其為教也難。所以貴乎養之也。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寬即養之謂也。若急迫以求之。見其未化。遽以為不可教。而舍之。是棄之也。父兄而棄子弟。則我之賢為過子弟之不肖為不及。過猶不及。均之為失中耳。相去能幾何哉。林次崖曰。許氏曰。涵育寬以容之之意。薰陶善以導之之意。愚謂俟其自化。意重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正為子弟資質遲鈍。志氣昏惰。父兄多

有不能耐煩忍待之意故養字要看得與棄字相反

對始得
辨按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中亦是氣

稟之不偏者才亦是德之用處則性氣似可不必但

成德達財君子五教原亦分說則各就其重處言之

耳○涵育薰陶意自微別蓋涵育自然之長養主順

其性說薰陶鍛鍊之精純主克其偏說然工夫皆急

迫不得則同歸於俟其自化也許氏分貼之意不確

○中才愚意都就資質言若父兄之中才是養成無

過不及之中足以有為之才則自己成就必是已從

涵育薰陶中過來豈有於子弟之不中不才而即棄

之之理正如於今父兄資質好些纔見子弟資質不

如便要棄之故曰賢不肖之相去不

能以寸新安過猶不及之說正細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

朱子異同條辨孟子 卷八離婁下 九

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耶

精義伊川曰此只是有所擇之人能擇其可為不可

為也纔有所不為便可以為也若無所不為豈能

有為耶○橫渠曰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不為不

仁則可以為仁不為不義則可以為義

異大全雙峰饒氏曰凡人既不肯為惡則必勇於為

善上面是有守下面是有為先有守而後有為○蔡

虛齋曰孟子本意似云人於未當有為時能退飲不

為則一旦當有為時便能奮前有為矣當前之不為

者義也後之有為者亦義也今人於未當為者多率

意任情為之而不知分義之所未當及其於所當為

者反却矣驗之天下之人多有如此者若曰不為不

仁而後可以為仁不為不義而後可以為義則不為

不仁時專只是不為不仁不敢為仁了到後來方

可為仁耶且理欲不兩主公私不並行既不為不仁

便是為仁了何故謂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林次崖曰此是言人必窮有定守而後達有實用若

平居廉隅不立苟且自將向後當事亦只模稜苟且

與時浮沉耳安望其能有為耶

辨按世間茫茫碌碌斷無一無所為之人然那一箇

然後得有為也孟子從來此章說成乘機相勢不肯輕發

如處女脫兔相似只得權術一流與聖賢心腸天懸

地隔於註知所擇意大欠體貼也惟有不為纔能有

為知有不為纔可以有為此橫渠不為不仁則可以

為仁不為不義則可以有為此最說得實落有滋味

吃緊着力是有字不字有字是辨別精明不字是持

守堅定擇不至於能守猶未見擇之精也故註只以

擇字該之當下不為不仁自是所為在於仁不為不

義自是所為在於義並非兩時兩境而後者只是不

如此纔能如此之意非先後之後也看註以是字

換去而後字橫渠亦以兩則字代之何等細密蒙引

存疑俱謬

禎按近日更有說人之力量有限不能分用兼營為於

此不能又有為於彼故必有不為而後可有為如此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三 近譬堂 藏板

則雖貼知擇意早已於是非上不可分明假

力可分用兼營將遂無所不為而可乎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而言

或問所謂後患者謂得罪於其人邪抑恐其亦言已

之不善邪曰是皆有之然斯言必有為而發今不可

知其所指矣

語類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恐是孟子因事而言

之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隱惡忠厚之道亦遠害之道也

大舜隱惡而揚善夫子言誰毀誰譽下文但言如有
所譽而不言毀可見矣若當官而行有姦惡當言又
不可顧後患而緘默也○程氏復心曰君子語默惟
其時與義而已義所當言是是非非不苟默也豈計
後患哉如字訓奈
辨按是則是非則非原不為懼後患便爾緘默然必

當黜陟所關從違所係或扶公論以正人心別賢奸以持國是今但於人之不善便從而言之全爲摘人陰私逞已談笑者而發故以後患警之○當如後患何語氣甚冷不必定有報復而我言之○時當已不能如之何矣○韓子云惟善人能受盡言今所言者既不善之人則必將子逞不善之毒僉于險謀何難殺一狂士乃知彌衡擲鼓蘇髯吟詩自是千古爛戒○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之外不加毫末

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感問楊氏之說甚善然所謂本分者乃理義之至當非苟然而已也學者於此宜深察之一有小差則流而入鄒原之亂德矣

語類仲尼不爲已甚言聖人所爲本分之外不加毫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三

近譬堂藏板

末如人合喫八棒只打八棒不可說這人可惡更添一棒稱人之善不可有心於溢美稱人之惡不可溢惡皆不爲已甚之事也或上龜山書云徐行後長得堯舜之道不爲已甚知仲尼之心龜山讀之甚喜蓋龜山平日喜說此兩句也○問仲尼不爲已甚此言本分之外無所增加爾曰已訓太又問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治亦進亂亦進不羞汚君不辭小官氣象可謂已甚矣而目之曰聖人之清和似頗難會項之乃曰雖是聖終有過當處又問伯夷不念舊惡求仁得仁似是清中之和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似亦是和中之清曰然凡所謂聖者以其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意若所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皆不爲也這便是聖人同處便是無私意處但只是氣質有偏比之失故終有不中節處所以易說中正伊川謂正重於中中不必正也言中則正已在其中蓋無正則做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所及也又問夷惠

皆言風而不以言伊尹何哉曰或者以伊尹爲得行其道而夷惠不得施其志故有此論似不必然亦偶然爾道夫曰以意揣之竊恐伊尹勝似夷惠得些曰也是伊尹體用較全項之復曰夷惠高似伊尹伊尹大似夷惠

圖大全南軒張氏曰孟子於泄柳段干木謂爲已甚而舉孔子待陽貨事以爲之準此不爲已甚之證也夫子非不欲爲已甚自不至已甚也何也聖人範圍天地而不過者泯應曲當不過其則不爲已甚者聖人固天則之所存也世徒問夫子答陽貨見南子等爲不爲已甚獨不思靈公問陳則遂行季桓子受女樂則不稅冕而行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聞陳恒弑君則沐浴而請討此謂之已甚可乎不深求聖人之權度徒竊語之近似以文其姦此賊仁義之甚者也○程氏復心曰本分謂須滿本然之允若事到這裏極不再過些子便是已甚○朱氏公遷曰此章以德行言聖人孟子言仲尼不爲已甚孔子自言君子依乎中庸二說互相發也○張彥陵曰此舉至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三

近譬章藏板

聖以示則專爲過高者發藥
圖按本文有不爲二字單就冊處言聖人所爲本分之外不加毫末然本分之內又豈少毫末哉故知不說不爲不及而說不爲已甚者自是對過高者言蓋事物之理有所未盡多是行未造其極不是聖人自不消說惟是行造其極如伯夷清之極柳下惠和之極然終造其極已是增加些子本分之外早如毫末了故觀於仲尼之爲那已甚底纔見觀那已甚而仲尼之不爲已甚愈見○本分不貼聖人只貼所爲之事之理故朱子謂如人合喫八棒只打八棒稱人之善不可溢美稱人之惡不可溢惡都就人分上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

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精義 楊曰：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故孟子言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以發明孔子之意。

同 大全慶源輔氏曰：尹氏最得此章之指，而集註又述其意，而著明之，以必為期，尤更有功。不然則無忌憚者，或得以藉口。王氏則又有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為妄人之說，尤盡其弊。○雲峰胡氏曰：信果自是為士者當然之事，惟至於大人，則言行惟義之在，雖不先期於信果，而自然無不信果也。○雙峰饒氏曰：大人者，篤實而有光輝，以上底人與道為一，不著安排，隨時施宜，言行何嘗有心於信果耶。

異 蔡虛齋曰：必信必果者，有意於信果，縱然信果亦未必合義，惟義所在者，無意於信果，然既得於義而不信不果，自不害其為信果矣。豈有合義而可責其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 離婁下

三

近譬堂藏板

不信果哉，苟不合義矣。又何取必於信果，亦何足為信果。○林次崖曰：天下之事無常形，而理無定在，事有前日當如彼，今日又當如此者，各有時宜，所謂義也。惟義所在是當，如彼則必果，當如此則如此，與時轉移，不復拘其故也。必信必果是前日言之不復食其言，前日行之不復易其行，拘其故迹，不復問夫時義之如何也。不知事既變遷，義已不在今日之裏，尚欲拘前日之故言行之在，昔固不失矣。如時義何。○**辨** 按內註云：卒亦未嘗不信果。外註云：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可見言自當信，行自當果，不然却言行他做甚麼，但先決定信果，便是有私心成見了。豈不害義。故不期必於信果，只看義在不在耳。到惟義所在，則結果成就處，依然此信果。若說義之所在，則信果可也不信果亦可也。便成無忌憚之小人矣。蒙引存疑俱謬。○離却信果講義，則義止圓通無定之物，好時便要信，行時便要果，此是鐵板不易道理。只有期必之心，便滯於信果，固然害義。若謂合義可不信果

則義又在信界之外矣。兩面對看自圓。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或問赤子之心。張子呂氏以為未發。而程子以為已發。夫赤子之心。固不可為未發。然豈不亦有未發之時乎。曰。程子之告呂與叔。固自以前所謂言心皆指已發者為未當矣。夫赤子之心。衆人之心。各有未發已發之時。但赤子之心。未有私意。人欲之累。故雖其已發。而未必中節。要亦為未遠乎中耳。曰。程子謂聖人之心。明鑑止水。其所以異於赤子之純。一無偽者。何也。曰。赤子之心。全未有知。然以其未有私意。人欲之累也。則亦純一無偽而已。爾。衆人既有所知。則雜乎私意。人欲而失之。聖人則察倫明物。酬酢萬變。而私意人欲。終無所入於其間。是以若明鑑止水之湛然不動。而物無不照也。曰。楊氏之說如何。曰。程子以為發而未遠乎中。則可。而楊氏以為發而未離乎大本。則不可。蓋發乎此。則離乎此。但其離有遠近之間耳。未離乎此。則豈可謂已發乎此哉。是蓋因程子之言。而失學。者不可不察。且大人云者。亦對赤子而言之耳。不當限以未化之說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 離婁下

雷

近警堂藏板

語類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曰。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又曰。這須着兩頭看。大人無不知無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大人者。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之心。若失了此心。使些子機關。計些子利害。便成箇小底人。不成箇大底人了。大人心下。沒許多事。○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此兩句相切。如何無所不知。無

所不能却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做出蓋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是無勉覺底純一無偽大人是有知覺底純一無偽○問赤子之心指已發而言然亦有未發時曰亦有未發時但孟子所論乃指其已發者耳良久笑曰今之大人也無那赤子時心○程子道是已發而未遠如赤子饑則啼渴則飲便是已發

精義

呂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變無所往而非中矣伊川先生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水○揚曰赤子之心發而未離大本也故言大人以此而已語化之則未也

同大全雙峰饒氏曰赤子如饑要乳便是欲但饑便啼喜便笑皆是真情全無巧偽大人只是守此純一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壹

近譬堂藏板

無偽之心而充擴之所謂蒙以養正聖功也○新安陳氏曰常人累於私欲而失其赤子之心大人不誘於私欲而擴充其本然之心孟子言此亦是欲人過人欲擴天理也○蔡虛齋曰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然通達萬變其實是純一無偽中來一故能萬萬從一生此理最好思量○須味集註擴而充之意不可謂只不失其赤子之心便了○呂晚村曰其字即在大人身上說○不失赤子之心正指大人之平實非揚大人之神奇也道箇不失正從學問擴充經綸精細處看出非贊其不學不慮也日不失謂全其赤子時純一無偽之體非以赤子之心作比喻也

學

林次崖曰語意是說大人者由不失其赤子之心不說是大人者只是不失其赤子之心曰由則尚有許多事此只是簡事由耳曰只是則更無許多事只是如此而已有此分別○大人依愚見只以至誠盡性解之不曰通達萬變似於不失赤子之心更切以不重在通達萬變故也○郝京山曰赤子所以能為

大人者全仗學問赤子之心自是忠信然未嘗學問
率任自便則近於禽獸故禽獸亦有忠信未可徒恃
忠信耳惟學爲要○王觀濤曰赤子之心是人心本
然之體內無清選外無物化如素絲未染於玄黃一
般人人不失人人都是大人

辨按通達萬變是就大人之品。說成就處言純一無
偽是就赤子之心。說自動處言其實大人之心赤子
之心非有兩箇心也。論大人之心也有未發已發赤
子之心也有未發已發俱當該全體大用說然大人
之心當其寂然不動雖全純一無偽之本體亦無可
比故必觀其通達萬變無不周無不能而私意人欲
終無所入於其間纔見其純一無偽之至而真能不
失其赤子之心故朱子就通達萬變心之已發者言
之大人之通達萬變既就已發處言則赤子之純一
無偽亦就已發處言蓋赤子未發之純一無偽自不
必說而雖當已發亦無一毫駁雜虛假如啼是真啼
笑是真笑卽或不能中節而純一無偽之真自在故
朱子謂亦是就已發言也但赤子之純一無偽是無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卷八離婁下

妄

近譬堂藏板

知無能然便含有良知良能亦便含有無不知無不
能如赤子饑便啼豈不是知饑渴便飲豈不是知渴
這便是良知能食能飲這便是良能推而離了父母
便啼近了父母便笑仁義之良心親愛之發端已見
後來之無不知無不能不過從此推廣去若都是性
中所無却從何處學起集註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
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一
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矣純一
無偽之本然有何可擴充只爲純一無偽中原有此
知能在故由無知無能而擴而充之以至於漸有知
能更擴而充之以至於無不知無不能而無非此純
一無偽之本然也但細看集註亦有兩層意思順看
下來是不爲物誘而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纔能擴
而充之以至於無不知無不能蓋一爲物誘則先失其純
一無偽之本體凡事皆是疑雜虛假更何能擴而充
之以至無不知無能地位此純一無偽是本擴充知能
是用惟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後成其爲大人也若倒
看上來只一箇純一無偽仍然一無所知能如何成

得大人只是箇赤子而已。更有何用處。惟擴而充之。無不知。無不能。任保萬變之來。總無物欲之誘。知能得一分。即純一無偽之本體。便貫徹到十分。此擴充。知能只全得純一無偽。故通達萬變。已成箇大底人。了而究之。只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郝京山王觀濤。只各據得一邊。次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節類王德修云。親聞和靖說。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曰親之生也好惡取舍。得以言焉。及其死也好惡取舍。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 離婁下 毛 藏板 近譬堂

無得而言。當是時。親之心。即子之心。子之心。即親之心。故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先生曰。亦說得好。同大全記。檀弓。上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雙峯饒氏曰。養生。今日不及明日。猶可補。惟送死。而不到。為終身之恨。他日欲為。不可得矣。○新安陳氏曰。生為死葬。皆當以禮。其不可輕忽。均也。孟子此言。非謂養生為輕。但以常變從容。遠較之。則送死。比養生。為尤重大耳。○蔡虛齋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蓋以人情言。則暇豫而有措。以事勢言。則雖失。而可贖。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者。以人情言。則倉皇而顛沛。以事勢言。則其悔不可追。

按大事二字。若作生平大事泛說。則養生不可當大事。便是輕忽養生矣。何以養志而全大孝之量乎。須知事孰為大事。親為大事。親者人生之大事也。只此一件大事。中養生為人道之常。送死為人道之變。人道之常。或今日用不得力。明日猶用得力處。人道

之變。今日用不得力。明日更用不得力矣。故養生。當不得事。親底甚。麼。惟送死。纔當得事。親。一作要緊底。○養生者。字該許多。備物之典。溫清之儀。斃。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淺。資之淺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詣也。淺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 離婁下

天

近詁堂藏板

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或問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何也。曰。學是理。則必是理之得於身也。不得於身。則口耳焉而已矣。然又不可以強探而力取也。必其深造之以道。然後有以默識心通。而自然得之也。蓋造道之不深者。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 離婁下

无

近譬堂藏板

用力於皮膚之外而責效於土女之間不以其道者
 從事於虛無之中而妄意於言意之表是皆不足
 致其功必務其方而不可禦其等則雖不期於必得而
 其自心積慮優游涵養栽培深厚皆其所以造之之
 道而君子之所以自得者其所謂聞淺近事莫非義
 理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便須放開不靠書冊之
 類則又著夫自得之驗而欲學者有以審之也其曰
 放開亦非惡其拘而故放使開也曰自得之則居之
 安何也曰未得之則固無可居之地得而不出於自
 然則雖有所居而不安惟自得之則理之在我者吾
 皆得以居之如人有室廬之安動作起居種種便適
 自眷戀而不去也曰居之安則資之淺何也曰未得
 其所居則無所藉以為用居而未安則其所藉以為
 用者淺迫而易窮惟居之安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
 藉以為用而無窮如富人蓄積之多金珠穀帛無求
 不獲見其出而不見其盡也曰資之淺則取之左右

逢其原何也曰無所資者固無本之可求資之淺者
 取之艱遠而或值或不值也惟資之淡者不待遠求
 而所取無不得如既取諸其身之左而值其所資之
 本又取諸其身之右而復值其所資之本以水譬之
 苟其源之盛則滔滔汨汨不舍晝夜或沂或浴無不
 值其來處此君子所以欲其自得之也

語類 問君子以道一章曰溪造之以道語似
 倒了以道字在溪造字上方是蓋造道造道之法
 循此進道不已便是溪造之猶言以這方法去溪造
 之也今日溪造之以道是溪造之以其方法也溪造
 是工夫溪造是做工夫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
 之次序便是造道之方法若人為學依次序便是以
 道不依次序便是不以道如為仁而克己復禮便是
 以道若不克己復禮別做一般樣便是不以道能以
 道而為之不已造之愈淡則自然而得之既自得之
 而為我有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淡資之淡這一
 句又要人看蓋是自家既自得之則所以資藉之者
 淡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只管取只管有滾滾底出來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三

近譬堂藏板

無窮自家資他他又資給自家如掘地在下藉上面源頭水來注滿若源頭涸則源源來不竭若淺時則易竭矣又如富人大寶藏裏面只管取只管有取之左右逢其源蓋這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那件

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那件頭頭件件皆撞着這道理如資之涸那源頭水只是一路來到得左則下面節次自是如如此又曰為人君便自撞着箇仁道理為人臣便自撞着箇敬道理為人子便自撞着箇孝道理為人父便自撞着箇慈道理與國人文義自撞着箇信道理無適而不然○或問自得章文義莫有節次否曰此章重處只在自得後其勢自然順下來才恁地便恁地但其間自無節次若是全無節次孟子何不說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只溪造以道便是要自得之此正與淺迫求之便是強探造者當知非淺迫所可致若欲淺迫求之便是強探力取只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直是溪造後自如此非處在其中又曰優游饜飶都只是溪造後自如此非

是溪造之外又別欲自得也與下章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之意同○君子溪造之以道只是道

理恁地做恁地做溪造是日日恁地做而今人造之不以其道無緣得自得溪造之以道方始欲其自得

看那欲字不是溪造以道便解自得而今說得多又

到了說得少又說不出皆是不自得○君子溪造之

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如何曰溪造云者非是急迫遠

至要舒徐涵養期於自得而已自得之則自信不疑

而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於道也溪資之涸則凡動

靜語嘿一事一物無非是理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

也又問資字如何說曰取也資有資藉之意資之涸

謂其所資藉者淡言淡得其力也○溪造之以道此

是做工夫處資是他資助我資給我不是我資他他

那箇都是資助我底物事頭頭撞着我不是我資他他

也是都湊着他道理源頭處源頭便是那天也是右邊

滔滔汨汨底似那一池有源底水他那源頭只管來

活不絕取之不禁用之不竭來供自家用似那魚湊

活水相似却似都湊着他源頭○或問程子之說何

如曰必須以道方可潛心積慮優游厭餒若不以道

則潛心積慮優游厭餒甚底

精義伊川曰造道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

非義理○明道曰學要自得而已矣○大抵學不言而

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非自得者皆非自得也○又

曰學問聞而知之者皆不為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

者欲有所得須是篤誠燭理上知則類悟自別其次

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又曰學者須是潛心積慮

優游涵養使之自得○又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

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其間然後可以自得若是急

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又曰既得後便

須放開不然却只守○明道曰解義理若一向靠着

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淡不惟自失兼亦誤人○

尹曰淡造然後可以自得道非自得則豈能左右逢

原左右逢原則無所施而不可矣

同雙峯饒氏曰這箇道字便是致知力行之方之字

是指所得而言下面居之資之取之皆是指所得言

也○雲峯胡氏曰非有所造者不能有所得非造之

造者不能自得然不以其道則無造造之方法未易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雜婁下

三

近譬堂藏板

安至逢原是自得之後見功效夫要在勿忘勿助集

註謂有所持循是勿忘以俟夫默識心通是勿助所

謂潛心積慮是勿忘優游厭餒是勿助○新安陳氏

曰自得的有二說朱子謂自然而得之所附程子說

澄已說之出於程子也一說謂自得之於已如南軒

云不自得則無以有諸已自得而後為已物也以其

德性之知非他人所能與故曰自得此近乎莊生所

謂自得其得而非得人之得之意終有弊不如自然

得之以道淡造字固重以道字尤重觀大註欲其有所

持循字面可見○取之左右逢其原只是形容之辭

左右雖辭云至近其實亦不在近處只是心裏明其

近便耳蓋自得之者得之心也取之只取其得之於

心者耳豈在外乎資之於平時取之於應用居之

安資之淡取之左右逢其原皆自得之節次也所以

必言此節次者蓋自得之者此理為已有也所以貴

於已有者以其於應物之際得受用也。如人實得許多金銀，買得許多物，做得許多事也。既自然有得於已，則所得者足以泛應而不窮矣。故始言居之安，俯全是說內面，次言資之淡，則漸說向外去。又次言取之左右，逢其原則正，說得受用其所自得之也。○居安資淡，左右逢原，乃自得下面自然底節次。非可謂自得之功，效也。蓋自得便是功效，更無自得之效。○林次崖曰：至近而非一處，有目前耳，非一處言不但近言不待取之淡遠也。只在目前耳，非一處言不但一事有箇道理也。事事皆有箇道理，合二意而一貫之。只是事，事皆有箇道理，又不待遠求緣道道理，都融會在心，隨取隨是。譬如地下有泉，隨他甚處掘便得。不待鑿淡然後得也。○呂晚村曰：淡造有刻入意，有積漸意，有不已意。○到左右逢源處，更不分內外，精粗亦不見生熟甘苦之迹，却自不離故處。○自得之中，其火候固自不同，及到左右逢原地位，又具形容得自得二字之極。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三

遊瞽堂藏板

之優而游之，使自得之。屢而飲之，使自趣之。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以下，皆為學之效驗耳。左右逢原，意最好。學至於自得，則理只在左右之近，觸處見本源。此豈我帶來道理，亦只事事物，物元有道理，森然已具。吾人自得之餘，取之而逢見之耳。○林次崖曰：居安資淡，左右逢原，相因而至，無次序，自得後便有此小註說，有節次，恐未是。

按此章吃緊是淡造之，以道二句，諸說有以行言者，有以知言者，有兼知行言者。輔氏以行言，固不是。其單以知言者，因集註默識心通，程子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有似於單言知故也。其兼知行言者，因集註進而不已，與進為之方，皆是大槩說，未嘗以知當進而不已，而行非進而不已。知有進為之方，而行無進為之方也。愚玩或問語類並程子之說，雖微重在知上，而實兼知行言之。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功，皆進為之方。雖有先後之序，而知行實並進之功。斷無離為之行半截，只做知半截之理。但聖門工夫，結尾成就處，則行重於知起，手用功處，則知重於行。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重

近譬堂藏板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必少層次行只是以其學問
思辨者篤行之而已此朱子進而不已與進為之方
皆兼知行大槩皆之而欲其自得則謂其有所持
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然而得之於已蓋有所持
但持循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不持循篤行之功
於默識心通却因淺造之進而不已者得之固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久而默識心通者亦有以
行之熟而默識心通者蓋默識心通只是道理融會
貫徹故自然而得之於已亦未嘗謂知則自然而得
於已行尚未自然而得於已也况居安資深左右逢
原初不在自得之外居安既以所處言資深已就
用言逢原已就日用之間無在不得所資之本言則
自得又安在離行而言知乎故謂淺造以道之功知
多於行重於行則可而謂單以知言直至自得後纔
說行則謬也○程子謂篤誠燭理潛心積慮優游
養栽培深厚皆其所以造之之道非就把握舊當了
進為之方而進為之方非此則不能自得篤誠燭理
潛心積慮屬知邊優游涵養栽培深厚屬行邊蓋博

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是死板法字篤誠燭理潛心
積慮優游涵養栽培深厚是活用工夫故朱子謂直
是淺造便有自得處在其中又曰看那欲字不是淺
造以道便解自得蓋謂一淺造便解自得便是平日
淺造一旦自得說成頓悟了准直是淺造便有自得
在其中便是從潛心積慮涵養深厚中來此有不知
不覺之意○不是自得了此後乃居之安居安了此
後乃資之淺資淺了此後乃取之左右逢其原居安
資深左右逢原都是自得中趣味故下總承之曰故
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若將自得只貼知以下便成兩
截○朱子謂此章只重在自得後其勢自然順下纔
恁地便恁地蓋君子淺造以道本只欲自得自得
便已貫徹到逢原地位非自得後猶有許多大層級
也但無大層級中相因之序自在故朱子又謂其間
自不無節次
禎按潛室陳氏講左右逢原却謂此豈我帶來道理
亦只事事物物原有道理森然已具愚謂學至自得
則事事物物道理正與吾心本來道理融會為一故

曰逢原原卽我所自有之原也陳氏單看在外而已
打成兩撥○雲峯謂集註有所持循是勿忘侯夫默
識心通是勿助潛心積慮是勿忘勿助單言集義在行上
分貼極細但養氣章之勿忘勿助單言集義在行上
說此兼知行說有不同耳○居安自資淺資深自逢
原此又效驗必至處必居安而後資淺而後逢
原此又效驗漸次處必至意是一滾說下以趨到該
字此意易明漸次意是頓挫說下以見功候中猶有
充積非一自得後便優游無事已也更有進者欲取
之左右逢原只在資淺上推擴子去欲資之淺只在
居安上涵養了去正若
着力若不着力時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闢
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言

近譬堂藏板

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或問所謂約者吾於論語已言之矣此則正以知要
而言也然此亦上章之餘意故記者屬之蓋博學詳
說者以道漢造之謂其曰將以反說約者則從其自
得之淺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知要之說是也但博
引顏子之事則未然耳張子所謂先守至約然後博
學以明夫至約之道蓋欲學者先求放心有所存主
然後博學詳說而反乎此耳其指示學者用力之序
意則甚善但曰先守至約則與孟子之言相違而不
免於語病必若程子所謂先求放心然後自能推尋
向上去者則語意盡善而次序不差矣呂氏以約爲
誠蓋因中庸而發誠四理之實然非約之所以得各
也謝氏四旁中央之喻蓋曰不極乎四旁之所至則
不足以識中央之所在故必由四旁而識中央如因
博以求約也此其意亦善矣然四旁中央終成兩處

不若以貫通言之之爲密也楊氏分別蓋揚得失意極親切然語亦有未盡使讀者不能無疑蓋所謂博約由孟子之言則博者所以極夫理之散殊約則舉是散殊之理而一貫之耳是以既博學之又詳說之而卒有會於約蓋所謂博且詳者固未嘗有所遺也由楊外而所謂約於其博且詳者又未嘗有所遺也由楊子之言則所謂約者乃博中之一物方其博也固不知此物之爲約而茫然泛然雜取乎其外及其約也則又守此一物而於所謂博者之中僅乃處其千萬之一焉是亦何足以爲約而守之乎以是推之則楊氏之意得矣

語類約自博中來既博學又詳說講貫得直是精確將來臨事自有箇頭緒才有頭緒便是箇約若是平日講貫得不詳悉及至臨事只覺得千頭萬緒更理會不下如此則豈得爲約又曰貫通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尋討箇約公說約處却是通貫了又別去尋討箇約豈有此理伊川說格物處云但積累多後自然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後便是學之博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五

近譬堂藏板

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楊祥道老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不知箇約處者何故曰他合下博得來便不是了如何會約他更不窮究這道理是如何都見不透徹只是搜求隱僻之事鉤摘奇異之說以爲博如此豈能得約今世博學之士大率類此不讀正當底書不看正當注疏偏徠人所不讀底去讀欲乘人之所不知以誇人不問義理如何只認前人所未說今人所未道者則取之以爲博如此如何望到約處又曰某嘗不喜揚子雲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多聞欲其約也多見欲其卓也說多聞了又更要一箇約去守他正如公說這箇是所守者約不是守之以約也

精義

伊川曰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是顏淵

稱聖人最的當處既博之以文又約之以禮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與約正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見多聞之謂約只是使之知要也○呂曰學以聚之不博則約不可得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爲學之道造約爲功約

卽誠也不能至是則多聞多見徒足以飾口耳而已語誠則未也。楊曰楊雄云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與孟子之言異矣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以爲約卓而守之乎見得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之於掌爲不妄。

同潛室陳氏曰不博則約無所施學到約後許多博處方有受用。雙峯饒氏曰誇多說博學闕靡說詳說所以博學者非徒誇其多所以詳說者非徒闕其靡欲入融而會之貫而通之而已這物事未曾融貫一箇是一箇纔融了便會爲一約是要約如思無邪毋不敬之類。東陽許氏曰博學詳說以知言約則會其極而於行上見。蔡虛齋曰大註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愚按文者載道之具也故論語註曰文謂詩書六藝之文詩書所載六藝所陳三才之道備焉萬物之理貫焉故必誦詩書以多識夫前言存行又旁考六藝以增廣其所聞所見如此方是博學於文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美

近譬堂藏板

然又必從而詳說夫所博之文之理通其一而及其二推其類而周其餘窮其所當然而必究其所以然既得之於此又欲得之於彼審問明辨優游厭飫而不使有一之或遺如此方謂之詳說。博學而詳說之此章須把博字詳字對約字看蓋博與詳求之於萬者也約則要之於一者也所以然者萬理悉統於一心之內而實散於萬事之間文者載乎事物之理而約實不外焉者也惟學之博而說之詳也久之則知萬理一原而一以貫乎萬矣蓋非一無以貫乎萬然非萬則亦不見乎一之所貫功有先後理則一串孟子意爲徒博而不知約者居多。反說約者說到萬殊一本之妙此非博學詳說如何可得蓋不可以徑約。林次崖曰天下之理自一而散之萬雖萬亦本於一自其萬而觀之但見殊途百慮萬變不同自其一而觀之則萬物之理卽一物之理無不同也故學必到能說約處方是到家。○呂晚村曰學必至反約乃爲自得然非博而詳說則無由約也。博約是對待盡頭其中用力却在詳說說之會通處卽約非

博之外別尋簡約也博而不詳說與不博同弊頓悟直指與訓詁記誦總無是處。

異大全慶源輔氏曰集註所謂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理謂詩書六藝所載許約道理也承上章言博學詳說則是深造之意反說約則是自得之事但上章以行言此章以知言知與行蓋互相發也○新安陳氏曰輔氏以上章以行言竊謂亦兼知與行言之耳此章孟子所謂博學與孔子所謂博學於文同所謂反說約與孔子所謂約之以禮不同蓋約禮以行言反說約以知言也○蔡虛齋曰此約字與論語約之以禮之約字不同此以知言論語博文內自有說約在愚故曰博學詳說更重於說約又於博文貫通處就

是約也
按朱子或問謂博學詳說者以道深造之謂其日將以反說約者則欲其自得之漢此是將知包行說了蓋博學詳說單以知言而深造以道中自有力行在然篤行只一件致知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四件篤行者不過行此而已故本文博學下只以詳說二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三

近譬堂藏板

字包却審問慎思明辨三件工夫至融會貫通反而說到至約之地則不但知得來有頭緒行得來亦有頭緒故朱子謂平日講貫得不詳悉及至臨事時只覺千頭萬緒理會不下可見約該行言總之博學詳說時非全不行直到反說約之後纔行只是博學詳說工夫不到行得來與道理或離或合未見簡約處既反說約後則萬殊之理一以貫之而所守無不約矣○博學詳說中着一而字是歸重詳說非對待語也博學而不詳說則徒有其文而不明其理如何得到至約之地本文於下句又加反說二字正是覷定約處加詳說之功故曰反而註又下欲其融會貫通六字也蓋約不在博學之外只此一理詳說其理自然融會貫通到得融會貫通已是約了故朱子謂非融會貫通外又別尋討簡約也註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分明兩面夾定詳說此是博約中間交接徑路正為論語只以博約對言孟子恐人不知醒使人存下手處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

審也

或問

范氏引德力服人之異以明之則亦非此章之意也蓋彼皆言服人而以德力分王霸此則皆以德而服人養人又有公私小大之不同不當引彼以釋此也

大全朱子曰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如張華對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說是也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不入於善如湯於葛遺之牛羊又使人往爲之耕是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三

近譬堂藏板

補呂曰古之君子養人以善而不厚望於人故人得罪於君子心服焉今之君子不以善養人而責人也淺故愈深而人莫之服

同南軒張氏曰先王樂與人爲善欲天下舉在吾化育之中如春風被物物蒙其養無不應者未嘗有意於服人而天下之心悅誠服有不期而然者蓋以善道與人共之耳若霸者之所爲其善者不過欲以善服人齊桓會首止而定王世子晉文盟踐土率諸侯以朝王是也學者深見二者霄壤之殊則王霸之分了然矣○慶源輔氏曰以力服人以德服人以事言也其不同易見以善服人以善養人以心言也其不同則難見也孟子之言至此愈密矣以善服人者以善爲已私也以善養人者以善與天下公也○新安倪氏曰按孟子二章皆以王霸對言前章公私之分在方字與德字以力服人者挾力以行私而反乎公者也曰德則其理純乎公矣此章公私之分在服字與養字以善服人者認善以爲已私而害乎公者也曰養則其心純乎公矣○新安陳氏曰一則不能服

人人者對已而言。一則自然能服天下。天下則盡乎人矣。非向背頓殊乎。○蔡虛齋曰：此章蓋爲當時國君而言。曰：服人，曰：養人，此八字亦指其平等。人言非必指百姓。故許氏教化撫字之說，不敢從。只看成湯之於葛伯可見。

墨東陽許氏曰：以善養人，謂有善於身而教化撫字，使民歸於善也。

按：以善服人，亦只是以力服人。一種，非存高下之分也。但以力服人，是就實事上說。以善服人，是就假借上說。輔氏謂以善服人，以善養人，是以心言。蓋曰：一以善，而此曰服人，彼曰養人，以其心有公私之別。故曰：以心言。究竟以善服人，外面形跡必露出假模樣來。故曰：未有能服人者，他乃時說不通。謂孟子平日論王如彼，陷溺其民，諸侯皆爲之隄，止到得以善服人，則孟子亦皆霸者之私，而未能服人矣。豈知彼陷溺其民，諸侯皆爲之隄，是論其事勢當如此。非心裏要他陷溺其民而爲我之隄也。看天下不心服而王未之有也，說得何等斬釘截鐵。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三

近譬堂藏板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爲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爲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蔽賢出於媚疾之私，方其欲蔽賢也，私意橫起，不祥之氣固已充溢於中矣。天生斯賢，以爲人也。蔽賢之人，妨賢病國，不祥孰甚焉。

異：蔡、虛、齋、曰：大、註、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爲不祥之實。蓋蔽賢便是言也。愚按：此說固通。

然蔽賢固不祥矣。弑父與君，不尤爲不祥乎。而謂惟蔽賢爲不祥之實，何耶。○又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是故蔽賢爲不祥之實。愚按：蔽賢之奸心，讒舌何所不至。於無中求有，直中索枉，無過中求有過。如趙使者謂廉頗，食頃三遺屎，如草惇謂司馬光奸邪，當先

辨如攻道學者謂朱子如鬼如蜮所謂惡利口之羆
邦家者真不祥哉。○不祥就禍人處說看來此說較
長但兩實字不相類差不如前說耳若論理其實後
說長新安陳氏曰前說二實字歸一意然皆無意味
不如缺之。

○按不祥二字夫槩指不利於國家說前說謂天下
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爲不祥之實以其貽害
國家也後說言之無實者不祥以其虛言生禍故蔽
賢爲不祥之實亦以其貽害國家也大約漢戒人君
不可聽蔽賢之言也不重諫責蔽賢之人○前說不
在兩實字歸一意長於後說玩其語氣與當之相呼
應文法較潤後說言之無實者皆是不祥先竟說不
祥之實惟蔽賢者當之則蔽賢尤無實之言之最不
祥者較前說實理似勝而文法稍強故朱子必並列
之而不敢直據一說爲是也○無實不祥分明上有
言字若弑父與君豈但言之不祥乎虛齋之疑未是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 離婁下 早 近譬堂 藏板

亟數也水哉水哉美歎之辭

○趙註徐子徐辟也水哉句述孔子稱水之詞何取
句究孔子取水之意

○按亟稱朱子既訓數也水哉水哉又訓美歎之辭
則知非徒以水哉水哉爲亟稱必是平日稱水者不
一次故曰數水哉水哉亦是徐子紛畧孔子美歎之
意非孔子稱水無一言而蔡曰水哉水哉也如川上
之言便有逝者如斯夫不
合晝夜說話亦其証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

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
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

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圖大全新安陳氏曰水惟其有原本所以不已而漸進以至歸宿於海有本者如是孟子自以此句承接上意有本者指原泉如是指混混至於放乎四海是之取爾答徐子何取於水也之問謂孔子所以亟稱於水者此意之是取爾本交只是說水如人有實行以下因結語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二句推出孟子借水以箴規徐子之意而與下一節集註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相對言之○蔡虛齋曰註言水有原本不已今按不已二字當連下文而漸進以至於海讀不當帶上有原本讀只把下句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相照看○必是源泉然後能不已以至於海必有實德然後能不已以至於極行之無實者猶無源之水也暴得虛譽猶七八月之溝澮皆盈也虛譽終不能久猶其涸之可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望

近譬堂藏板

待也實行誠之也不已而至其極則至誠矣○源泉混混源泉固是有本者然且放輕讀漫露出此意下至末句有本者如是方好可噤着實說至下文苟爲無本便是承此有本者說去

圖按若謂有本意原孔子所無孟子只因徐子學問無本便撰造此一段話說而以是之二字硬安在孔子亟稱身上則道理先未通徹矣不知川上章言逝者如斯不舍見其與道爲體無一息之停此章混混不舍即川上章意而推本爲原泉極之於盈科放海見其所以無一息之停以其爲有本故也如此則有本意只在孔子言中不在孔子言外○原泉混混一句提起既是混混之原泉自然能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矣但不舍晝夜又是下二句總綱盈科後進是不舍中次序放乎四海是不舍中究竟而總之惟有本之原泉能之○時解多以此盈字對下無本之易盈易涸說不知此盈字謂說漸進意帶出不必着解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

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集聚也澮田閒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
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
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躡等干譽
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
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夫子
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
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聖

近譬堂藏板

或問君子以情實為本名譽為末亦非孟子之意孟
子之意正以誠心實行為本而言其有是者所行通
達無所不至其無是者雖有聲譽終不能久耳非以
情實對各譽為本末也尹氏自本而往者語雖約而
意則周矣

語釋所謂聲聞過情這箇大段務外郎當且更就此
中間言之如為善無真實懇惻之意為學而勉強苟
且徇人皆是不實須就此反躬思量方得

詞大全新安陳氏曰水無原本人無實行之譬也澮
澮皆盈而涸可立待與上文混混盈科而進以至放
乎四海者相反暴得虛名而不能長久之譬也○慶
源輔氏曰此章指意都結在後兩句上故集註只以
虛名實行為言而引林氏鄒氏之說以明之蓋孟子
之意專欲救徐子躡等干譽之病耳孔子之稱水固
不專在此也然由是觀之雖一物具一理亦隨人所
取如何爾理固無盡也○雙峯饒氏曰論孟二不舍
晝夜所指不同夫子說道體孟子說有本所謂微旨
川上之歎是也孟子只就徐子身上說取切其病而
易曉○汪氏曰水之可觀其源有本其流不息進者
漸則以盈科為量行有至則以四海為歸○蔡虛齋

曰註情實也。新安陳曰：集註所謂有實行無實行全從此情實之情字上發揮出來。

蔡虛齋曰：孔子言水不舍晝夜，明道體之不已。孟子言水之不舍晝夜，喻人爲之不已。孔子之言發天理之本然，孟子之言指人事之當然。孔子言天理之本然，而人事之當然者自見於言外；孟子爲徐子言

未及於語上也。

按註有實行無實行，既從情實字發揮出來，則以實行爲有本矣。而或問謂非以情實對名譽爲本未者，蓋情實就所行之實跡而言，乃從有中發出。來者非即可以情實當有本也。有本於內，而後情實見於外，故以情實對有本，則有本是本情實是末。○孔子所言之不舍晝夜，固明道體之本然，而人事之當然在言外。孟子原泉混混至放乎四海，亦只就原泉之有本自然如此說，亦未說人事之當然也。至有本者如此是之取爾二句，方說孔子意中指出可取在。有本以見人之學問不可無本。方有重人事意，蒙引分別未是。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 離婁下

星

近譬堂藏板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各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或問：程子張子之言至矣，但或人之間有未盡者。程子雖以天理告之，然不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

其稟賦有異。於物而得。是天理之全也。豈或記者方且自主其說。雖聞夫子之言而不能盡領其意。與若尹氏之說。則尤約而盡也。

精義 人與萬物都一般者。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過無有不通。雖間有氣稟昏底。亦可克治使之明。萬物之心。便包許多道理。不過雖其間有稟得氣稍正者。亦止有一兩路。明如禽獸中有父子相愛。雌雄有別之類。只有一兩路。明如禽獸道理。便都不通。便推不去。人之心。便虛明。便推得去。就大率論之。其理則一。纔稟於氣。便有不同。賀孫問幾希二字。不是說善惡之間。乃是指這些好底。說放下云。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只爭這些子。○元昭問君子存之。曰。存是存其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今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耳。饑食渴飲之類。皆其與禽獸同者也。釋氏云。作用是性。或問如何是作用。云。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此是說其與禽獸同者耳。人之異於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留

近譬堂藏板

禽獸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釋氏元不曾存得。○知而不存者。有矣。未有不知而能存者也。

精義 或問伊川曰。人與禽獸甚懸絕矣。孟子言此者。莫是只在去之存之上有不同處否。先生曰。固是人只有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泰山孫明復有詩云。人亦天地一物爾。饑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鬚。上面說人與萬物皆生於天地意。下面二句如此。或曰。退之雜說有云。人有貌如牛首蛇形鳥喙。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乎。卽有顏如渥丹者。其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此意如何。曰。某不盡記其文。然人只要存一箇天理。

同 大全新安陳氏曰。集註知之一字。示人以存之之門。戰兢惕厲四字。授人以存之之法。○蔡虛齋曰。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此其無異者也。然雖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而人乃獨得其形氣之正。而有以全其性。是無異中之一。

異也如此解庶得所謂幾希者之來歷分明但雖得其來歷分明而孟子所謂幾希之本氣則不盡然者故隨足之曰雖曰小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則知孟子所謂幾希者其旨甚重而非輕之曰幾希也。究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全在心上不同心之不同虛靈知覺也心之虛靈知覺所以不同者形氣之正也朱子形氣之正故該得心但讀者或不察耳。○呂晚村曰存之之字指幾希之理而言非心也。卽下章總註憂勤惕厲之意亦謂別聖以此夫存之耳非謂存此憂勤惕厲之心也。
○西山真氏曰人與物相去亦遠矣而孟子以爲幾希者蓋人物均有一心然人能存而物不能存所不同者惟此而已人類之中有凡民者亦有是心而不能存無異於禽獸矣惟君子能存之所以異於物也。○蔡虛齋曰先言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者自其大同者言之也後言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者以其大同小異也此愚所以釋朱子之意但亦未知朱子之意果然否耳。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望

近譬堂藏板

辨按幾希原只指性之理言朱子必並形氣說者以非形氣無以乘載此理也先言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是天地所生物亦是天地所生故曰同得耳非所得者無不同也下面方從同中分出不同來謂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蓋纒落形氣便有偏全纒有偏全便分人物而人得形氣之正者能全其性物得形氣之偏者便不能全其性矣論初頭只是一性天未嘗要以全者與人要以偏者與物故曰理同而氣異朱子所謂就大本論之其理則一纒稟於氣便有不同也論既具形氣後則形氣既偏理亦不能全具此氣異理亦異故朱子又謂萬物之心便包許多道理不過雖其間有稟得氣稍正者亦止有一兩路明也集註言同得則先理而後氣言人異於物則先氣而後理須要反覆看虛齋未見其全。○朱子謂人與萬物都一般者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以心是有形氣物事形氣正故包得許多理形氣不正自包不得許多理但人身百骸九竅都是形

氣皆得其正而異於物而獨舉心說者以心為百骸
九竅之主內包夫道理而外管攝夫形氣也凡形氣
皆道理之所貫徹而所以貫徹之者全在此心人得
形氣之正此心先虛靈底故雖或氣稟昏濁亦只
是虛靈上有遮障克治之便仍然虛靈故能有以全
其性物得形氣之偏此心先是不虛靈底故雖有一
兩路明終是死煞不活動故都見不通推不去如何
能全其性可見人之謂氣正而理全以同得天地之
理亦偏相差遠甚而謂氣正而理全以同得天地之
氣以為形而能全者只爭這些子虛靈耳這些子虛
靈便是道心去了這些子虛靈便是人心虞書所謂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非以其只爭些子乎故曰人物
之分實在於此自後世專標心學為宗旨謂學只是
學心不知心有人與道之分是以多落形氣之私而
非形氣之正故吾儒遂闢去存心之說而朱子亦謂
存是存其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也其實所性之理
原為人物所同得而人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者以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異

近譬堂藏板

其獨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耳不曰得性之
全為少異而曰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能者虛靈之
心能之也則重虛靈之心明矣真西山但謂人物均
有一心而不知不同在於虛靈則所謂能存不能存
者皆失耳
禎按工夫都在存之裏面用註知此不知此只指知
得人物之分在此幾希之間未是格物致知之知存
之內自兼知行用功而其所以盡知行之功者必持
此戰兢惕厲而後能
也可見敬是主腦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
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
身故其知之有詳畧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

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明明物察倫而後能由仁義程子張子之意何如曰是三言者以學言之則有序猶格物致知而後意誠心正也自聖人言之則生知安行不可以先後言矣二夫子言之亦以其始終條理言之非真以爲有先後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聖

近譬堂藏板

少不甚要緊底事舜看來惟是於人倫最緊要○明察是見得事事物物之理無一毫之未盡所謂仁義者皆不待求之於外此身此心渾然都是仁義○舜功言只是由仁義行好行仁義便有善利之分曰此是江西之學豈不見上面分明有箇舜字惟舜便由仁義行他人須窮理知其爲仁爲義從而行之且如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既未能安仁亦須是利仁利仁豈是不好底知仁之爲利而行之不然則以人欲爲利矣○或問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之義有淺深否曰察淡於明明只是大槩明得這箇道理爾又問與孝經事天明事地察之義如何曰這箇明察又別此察字却訓著字明字訓昭著字父子孝則事天之道昭明事母孝則事地之道察著字子所謂明察與易係明於天之道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以只說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曰堯自是渾然舜却是就事物上經歷一一理會過

精義伊川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然後由仁義行

○張橫渠曰。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又曰。明庶物察人倫。皆窮理也。既知明理。但知順理而行。而未嘗有意。以爲仁義仁義之名。但人名其行耳。如天春夏秋冬。何嘗有此名。亦人名之耳。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行仁義。猶與爲二物。由仁義行。則如目視耳聽。手持足履。身與理一而非二也。若舜可謂全其所以爲人者。而無虧欠矣。未至於舜。猶爲未盡也。人皆可以爲堯舜。其本在乎存之而已。○雙峯饒氏曰。孟子舉舜做箇存底樣子。孟子言必稱堯舜。直是要人學之。○蔡虛齋曰。仁義之理。根之於心。而行之於庶物。人倫之間。所謂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心雖散於萬事。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吾人之一理。則知所謂幾希者。卽是仁義。而所謂庶物。人倫者。亦非仁義外物也。○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當分知行。不可分先後。蓋聖人生知。安行。無先知後行之理。○呂晚村曰。明察雖生知。不廢功力。看中庸大智節自明。○生安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異

近譬堂藏板

只在明察。由行處不同。庶物人倫。仁義人。未嘗虧欠。

異新安陳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而皆可爲堯舜。以得形氣之正。而能全其性耳。仁義此性中天理之大者也。人倫之中。仁義行焉。仁於父子。義於君臣。是也。君子存之。而後存。舜大聖人。不待存之。而自存。何以見其不待存之。以其知生。知其行。安行見之也。君子必待存之。故不能生知。必學知焉。不能安行。必勉行焉。孟子所謂行仁義。正是存之之君子事也。而未知未之言。所以集註補之曰。衆人不知此。而夫之君子知此。而後能行。知以覺於心。言存以存於心。言行以行於身。言由仁義行。存者能之。卽尹氏此言推之。則行仁義。豈非存之者能之歟。○雲峯胡氏曰。庶民不能存。無以自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所以自異於庶民。存之者。君子存者。聖人此。又聖人所以異於君子也。

辨按明則有以識其理。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舜既

生知豈於庶物但能識其理而不能盡其詳乎庶物自是不吃緊人物自是吃緊聖人於不吃緊處自從畧於最緊處自從詳卽此識別輕重便非生知不能○由心行便是由仁義行以仁義已根於心也卽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謂由字若少加意心與仁義已成兩箇矣○尹註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不過形容舜自然而存之意非謂舜不在存之君子之內雲峯以爲又異於君子非是
頑按舜固是生知安於君子然旣曰明察也不是倫物上全然無事旣曰仁義行也不是仁義上全然無事人只貪說生安於明察行字上全無氣力只一自便便不知生安者其本然而明察行者其實事也○陳新安謂知之而後能存以集註之知當致知之知已悞矣至謂存之而後能行並把行看存之之外則存只空空操存而已
其有害聖學爲何如耶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兪

近譬堂藏板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語類問禹惡旨酒好善言湯執中文王望道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坐以待旦此等氣象在聖人則謂之兢兢業業純下不已在學者則是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之意否曰他本是說聖人又曰讀此一篇使人心惕然而常存也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惡旨酒則物欲不行好善言則天理昭著○蔡虛齋曰惡旨酒則凡人情所欲者皆不能動矣好善言則凡天理之正者皆其所嗜矣此雖二事所該甚廣在善讀者意會不然是爲數其事而稱之矣○林次崖曰三王各舉兩事而自相爲偶惡旨酒與好善言對一好一惡也執中與立賢無方對一立政一用人也視民如傷與望道未見對一治人一修己也不泄邇與不忘遠對一明白○呂晚村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尙是利害第二層義只

當下便有開是聖人存心之密。
按禹若全在惡旨酒上。見他能過人欲。在好善言上。見他能存天理。則禹之用心亦小矣。卽曰偶舉二事以該他端。亦不見聖人本體。須知禹惟此心。絕人欲全無一絲之留。故一見旨酒惡心便生。此心純在天理原無一息之閒。故一遇善言好心便生。此只舉二事而聖人之全體已見也。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請類問湯執中立賢無方。莫是執中道。以立賢否。曰不然。執中自是執中。立賢自是立賢。只這執中却與子莫之執中不同。故集註下謂執謂守而不失。湯只是要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辛

近譬堂藏板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執中則處義精審。立賢無方則用人無間。○雙峯饒氏曰。未應事以前未發之中。如何執得。須是事到面前。方始量度。何處是過。何處是不及。方可執而用之。是就事物上執擇善固執也。是就事物上擇而執之。若先執定。這中待事物來。便是執一。是子莫執中了。

辨若單提執中說。見他得堯舜允執厥中之傳。則非孟子各舉一事之意。且文武周公誰則不得執中。

之傳者乎。只是行政畢竟多端。事事都要恰好。用人則是一事。且無方亦自有箇中道。不得謂無方不用中也。語類問二句。是執中道。以立賢否。朱子曰。執中自是執中。立賢自是立賢。是恐作執中道。以立賢。則執中之義。理看窄。惟立賢總用中道矣。故說執中自執中。立賢自立賢。其實要事。事恰好無過不及。則立賢亦可。該在其中。必要上

下勞分強對。亦未盡是。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而讀爲如古字通用○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或問以而爲如亦有據乎曰而如二字蓋通用之詩曰垂帶而厲鄭箋曰而亦如也此亦以而爲如也春秋星隕如雨左氏曰與雨借也此以如爲而也他如此類不可殫舉故陸氏釋文序論音讀之說曰而如靡異則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曰是則然矣然其曰求道之切者恐非所以言聖人之心也奈何曰爲是說者正以其德爲聖人而心不自足如此是乃所以淡明聖人之心也且子胡不以視民如傷者例而觀之乎夫文王之民固已無凍餒者矣而視之猶若有傷則其於道雖已與之爲一亦何害其望之如未見哉若夫博施濟衆堯舜猶以爲病而君子之道夫子自謂未能其心亦若此而已矣如果聖人也而其心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至

近譬堂藏板

俊然每以聖人自居焉則亦豈所以爲聖哉古今爲說迂回贅附失其文字之本意而於聖人之心文不能有所發明由不察乎此而已然則文字音讀之學豈可忽哉讀者細考乎此而虚心以求之則庶乎其無所疑也

附朱子曰要春集註兩已字猶字此見文王之純亦不已
同易乾卦九三爻辭云君子終日乾乾蔡氏曰乾乾行事不息也○不顯亦晡無射亦保是文王望道如未見之義又曰望道而未之見此句與上文視民如傷爲對孟子之意曰文王保民之至而視之猶如傷體隨之極而望之猶未見其純而已如是
辨按如傷有作如已之傷之者如此則有傷時救之無傷時便可歇手矣惟已安而視之猶若有傷則其愛民之心無時而已方形得聖人心事出○曰視文王之心視之也曰望文王之心望之也心不自滿足之心何妨於未見而必欲爲聖人回護之乎况非真未之見而如未之見適足以見聖人功力之純而

心思之切耳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或問有謂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不得不然也信乎曰此以世俗計較利害之私心窺度聖人者之言也聖人之心所以異於衆人者以其大公至正周流貫徹無所偏倚雖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而視之無異於一身爾是以其於人之疴癢疾痛無存不知而所以撫摩而抑搔之者無有不及此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所以為德之盛而仁之至也今日迫於勢而非仁則不知其視聖人之心為何如而指所謂仁者為何物哉蓋其學本出於權謀機變之巧故凡其形於心術之間者莫非計較利害之私因以已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聖

近譬堂藏板

心窺測聖人而不自知其非也世之學者始則以其文字之美而悅之及其誦習之久而益嗜其腴則雖端人良士亦且與之俱化而不自覺其心術之移矣可不戒哉吾為此論久矣近讀陳魯公集有論此者適與鄙意合是固德人之言也夫

語類因論泄邇忘遠老蘇說乖曰聖人心如潮水上來灣助浦激一時皆得無有遠邇

附大全朱子曰泄邇忘遠此邇人與事而言泄字兼有親狎忽畧之意

同慶源輔氏曰於人所易狎而不泄則敬心常有於人所易忘而不忘則誠心不息○雙峯饒氏曰德之盛言不泄邇仁之至言不忘遠○蔡虛齋曰以德之盛言不泄邇蓋以其敬之常存即德之所存也若以此言仁則不切矣又以仁之至言不忘遠蓋以其不棄置遠者於度外也此見是仁之至饒之分貼當從且上條愛民深而求道切亦須分貼○林次崖曰朱子曰泄邇忘遠邇人與事而言愚謂以人言若待御僕從之在左右者邇也賢人之在側陋及親賢之藩

屏於外者遠也。以事言。如日用間起居飲食隨身而在。邇也。如民生休戚。國家利害。或在千里之外。耳目所不及。見或在數十年之後。事機之未露者。遠也。○王觀濤曰。聖人全無所泄。忘只因邇。易泄。遠易忘。故分言之。○劉上玉曰。遠邇亦通。時與地而言。

辨按常人邇真箇以為邇。遠真箇以為遠。邇便以為可狎。遠便以為可忘。聖人視遠邇原無定形。只在吾心敬肆上分別。自是不泄不忘。又聖人非真遠邇無分。不泄邇則所以處置夫邇者。必當不忘遠。則所以處置夫遠者。必周矣。猶有進者。此遠邇是就兩頭極盡者言。至邇不泄。而况非邇者乎。至遠不忘。而况非遠者乎。真是絲毫縫罅不入。方是德之盛。仁之至。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 離婁下 五 近瞻堂藏板

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語類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此不可考。恐是周公自有此語。如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此直是周公會如此語。公明儀但舉之耳。四事極說得好。泄字有狎底意思。○問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上文既

是各舉一事言四聖人之事亦多周公如何施之曰此必是周公曾如此說天抵所舉四事極好此一處自舜推之至於孔子。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不合者思而未得也未得之思之惟恐不得既得之行之惟恐不及也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起於上世而莫備於周是皆周公心思之脈經緯本諸三王而達之者也周公之心此章發明至矣。○潛室陳氏曰對酌三王之事而損益之猶孔子之集大成。○雙峯饒氏曰施此四者之事或有不可行却當思其理事雖不同理却不相遠故集註云其事或有不合又來照上面一箇事字。○雲峯胡氏曰朱子嘗曰讀此章使人心惕然而常存蓋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只是憂勤惕厲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厲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輔氏以爲周公皇皇汲汲不已之誠如此學者苟能淡體而默識之則聖人之心與理昭昭常存不死而在吾心目之間矣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 離婁下

番

近譬堂藏板

○呂晚村曰此心同此理同二語人多誤混人心最是不同事理亦甚不同所謂心同者只同其憂勤惕厲處所謂理同者只同此事物當然之則聖人正於不同處推求得盡執兩用中惟精惟一故其同爲真同孟子說周公所以能兼施正妙在其有不合一句此正千古聖人相傳本天之學也。

異蔡虛齋曰非謂四事不合也四事則周公已嘗思

兼而施之矣此謂四事之外有不合者○林次崖曰其有不合蒙引於四事之外說余初不之然於四事之內求其說而不得始信虛齋燭理之精其說爲可從也蓋有酒則惡善言則好中則執之賢則用之民則愛之道則求之邇則不泄遠則不忘此皆古今之所可同未見有不合者惟四事之外如忠賢文之異尚子丑寅之異建貢助徹之異法校庠序之異義以此之類不可盡窮以後觀前以今視古有不盡合者耳本文其有不合與註其事之其字是指周公非指三王蓋周公之所行事與三王有不能合者蒙引謂其指三王不是註時異勢殊或謂是君臣殊勢不是

辨按上四條之事雖就三王各舉一事然却是三王
一。生大綱周公兼三王以施四事而必曰思者不敢
以三王之所能而已遽及之也如旨酒則惡善言則
好中則執賢則立愛民求道不泄不忘周公固見其
無不合矣然惡酒而不能盡廢夫酒好善而有不必
聽之言以及用人行政而有隨時各當之宜視民如
傷而有不可化之殷頑望道未見而有必當作之官
禮不泄不忘其中亦有處置之善防制之嚴正存不
得拘守成法者類亦有不合也至忠質文之異尚子
丑寅之異建等類亦只在四條裏面蓋上四條其
大綱而此其節目也看在此四事之外便非其有不合
正就四事之中而言其有不合○時勢既殊則事是
決不能合思只是思其理得只是得其理到得其理
而見之行便是施四事處

禎按禹之憂勤惕厲在謹好惡湯之憂勤惕厲在去
偏私文王之憂勤惕厲在不自滿足武王之憂勤惕
厲在慎重周詳周公之憂勤惕厲則在於監法前王
而因時當理其所以存天理而遏人欲則一而已矣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聖

近譬堂藏板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
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
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
四十九年也

歸類

這道理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

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
教天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之
詩不復作於上而詩降而爲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
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也○問先儒謂自東
遷之後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矣恐是孔子刪詩之
特降之曰亦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如周南
召南當初在鎬豐之時其詩爲二南後來在洛邑之

時其詩爲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爲二雅自二雅退而爲王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

精義伊川曰王者之詩亡雅亡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楊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爲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則無政春秋所爲作也

同大全詩王黍離註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太子宜曰於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更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新安陳氏曰平王以後詩不入於大小雅而齊爲十五國風其事遂始載於春秋而詩終乎此矣○潛室陳氏曰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饗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蔡虛齋曰以政教號令爲王者之迹者以其見於行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奕

近譬堂藏板

故謂之迹也熄者止而不能復行也○陸稼書曰詩亡所以由王迹之熄者蓋自成康而下其詩爲正雅所以咏歌政教號令之盛詩卽王迹也自厲宣而降其詩爲變雅所以感慨政教號令之衰王迹猶存乎詩也自黍離降爲國風以後天子既無命德討罪之權公卿亦無好善惡惡之實宰叵祭伯之屬非復曩時吉甫家父之徒能侃侃正論於廟堂之上大道晦而人心惑雖草野之中間有公論然緇衣侯人之篇出其間桑中溱洧之篇亦出其間是非混淆無復能辨王者之迹於是而滅絕矣本因王迹熄而詩亡因諫亡而愈見王迹之熄此時若無人焉別嫌疑明是非將邪正之辨正告天下天下將胥淪於禽獸而不自知孔子有憂之故因魯史舊文而筆削焉因會盟戰伐之事而寓褒貶予奪之義以禮樂征伐歸天子以三綱五常歸人心討其亂臣賊子正其邪說暴行夫然後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大義炳如而春秋一書遂爲萬古不可易之經是春秋也孔子作之卽舜禹湯文武周公作之也孔子之心一舜禹湯文武周公

之心也。○呂晚村曰：王者之迹熄，不是說詩，因迹熄而詩亡。詩亡後，王者之事不行，其是非得失，無復著於天下。傳於後世，故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所以存王迹之熄，非以繼詩教也。如專爲詩教亡而作，則孔子自有刪詩之功，與春秋無涉。人但講經義，相比附代起，失其旨矣。若謂詩教則至今不亡，當時那得亡。故註謂秦離降爲國風，而雅亡，正以見王迹之熄也。○春秋繼玉迹，不是繼詩。詩亡只是天子下夷於諸侯，而雅降爲風，所以降爲風緣天子無政教號令行於天下，不過玉國一國之詩，故只可列風而不可入雅也。若謂詩篇亡，則東遷後之詩仍有，若謂詩教亡，則孔子自有刪詩之功。春秋不可以存詩教也。卽雅降爲風，亦道理自然，不可易。不然，聖人刪正詩教，何難升風而爲雅，蓋升降之故在政教號令不在詩也。○詩亡只是王迹熄之微，不重詩也。若謂詩與春秋義例並重，則孔子未嘗不刪詩。詩何嘗亡哉。王風降而雅亡，政教號令更無行者，此春秋所以存王迹，非繼詩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五

近譬堂藏板

辨按是因迹熄而詩亡，不因詩亡而迹熄。故晚村有重迹熄不重詩亡，作春秋是維王迹，非繼詩亡之說。然迹熄詩亡，看來只是一串事而字亦不大故作。折陳潛室云：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饗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音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觀此解最明。哲夫朝會燕饗，大臣獻納，卽政教號令之所及，便是玉者之迹。到朝廷無制作，公卿無獻納，便是王者迹熄。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故也。春秋有褒貶，與詩有美刺，亦只是一箇意思。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則詩不亡，春秋尙不作，可知然則春秋雖非有意於繼詩，而春秋能存玉者之義，與詩亦尙存王者之義，則一也。相闕會說亦無不可。禎按：王者不作所存者迹而已。這迹字何等鄭重。迹不熄，則義便無所寄。在遠迹上，此詩不亡，春秋可不作也。王魯齋必欲以詩亡混指全詩，則國風諸篇在平王

東遷以後者多矣。何嘗盡亡耶。

晉之乘楚之檇杌魯之春秋一也

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檇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其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矣

近譬堂藏板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古人以善爲常。多不記載。以惡爲反常。故特記之。如堯典之末。只載朱堯共鯀而巳。

以楚史記之名觀之。則楚雖蠻夷。猶有古人遺意。後世之人。負大罪惡於身。而初不知愧恥。及有一小善。則沾沾自喜。以爲莫已若者。亦可哀已。○蔡虛齋曰。晉之乘楚之檇杌魯之春秋一也。此一節言春秋本是魯國記事之言也。故遂承言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而其義則孔子自取之矣。自孔子一取其義。則所以定天下之邪正者在是。所以爲百王之大法者在是。此春秋所以爲詩亡而作也。然則孔子致治之功。雖不得被於當時。而致治之法。則垂於萬世矣。○吳荅右曰。此節只叙箇春秋之名之由。爲前後兩節。過遞若分外作議。則通章脈絡梗矣。○且慢說魯史無闕。王述此意在下。其事二句內。
釋按魯史春秋是編年紀月之書。亦未必出於一人之手。蓋前後相繼而書其事也。列國皆有史。則魯之春秋。原非要存王迹可知。只記其善惡。以垂鑒戒耳。一自孔子作之。而玉春之義。熄於述亡於詩。而存於春秋矣。上節確然下節魯字。則尚同列國紀事之春秋。謂秋此節確然下節魯字。則尚同列國紀事之春秋。謂

之一也。非徒說孔子未作之前與列國無異。正見作於孔子則大異於列國而存王者之義於天下。其功爲甚。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此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堯

近譬堂藏板

又承上章歷叙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大全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南軒張氏曰春秋未經聖筆則固魯之史耳。自其義聖人有取焉。則史外傳心之要典。所以存天理遏人欲。撥亂反正。示王者之法於將來者也。○慶源輔氏曰夫子之作春秋。不過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而已。而其竊取之義。則在於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也。夫春秋之善善惡惡。撥亂世而反之正。上明四代之禮樂。下示百王之法程。聖人之用備見此書。而夫子之言。則又謙抑如此。畧無自居其功之意。此孟子所以囚而述之以繼羣聖之後也。○汪氏曰史不止于晉楚五霸。不止於桓文孟也。○雙峯饒氏曰此亦承上章思兼三王以施四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卒

近譬堂藏板

事而言周公所行皆王者之事來。到孔子時王者之迹滅熄。故孔子出來作春秋。○東陽許氏曰。以三國之史同言而曰一也。蓋謂魯之春秋。其所紀載非周之典禮。善惡不明。不過記五霸之事。與晉楚之史同爾。至於孔子之春秋。則假其事以明義。而非盡舊史之文。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如此則丘竊取之矣。一節不聞。○蔡虛齋曰。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是王者之迹。雖總而王者之法。猶賴以存。所以謂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也。此意最重。○林次崖曰。晉之乘一節言春秋本是記事之書。其事則齊桓晉文一節正言聖人作春秋之事。○春秋始終之事皆五霸迭興主之。此獨稱齊桓晉文舉其最盛者言也。三其字皆指春秋文即記事之文。義即其文之義。蔡氏曰。義蒙上文作王者之義。不是。○呂晚村曰。春秋固為誅亂臣討賊子而作。然中如朝聘郊禘蒐狩卒葬包舉。許多典章制度在。故註云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義始完備。自蘇明允著春秋論。只說得是非賞罰。今人往往脫却半邊。○陸稼書曰。其事不過桓

文之事。非能窺見桓文之隱微也。其文不過史之文。非能超出乎史之範圍也。桓文非無扶危定領之事。近於仁也。然特假仁之名耳。非真仁也。桓文非無正名定分之事。近於義也。然特假義之名耳。非真義也。史之文。筆削非不嚴也。然未必盡合萬世之人心。史之文。褒貶非不慎也。然未必盡協天下之公論。是則其事其文。雖非無可取。而揆之孔子春秋之義。則相去固懸絕矣。故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竊取云者。雖不敢當作之。名然亦可見其非復魯史之舊矣。一筆削之間。而變史為經。變霸為王。非作而何哉。雖欲辭之而不可得矣。

異蔡氏曰。其義蒙上文王者而言。蓋王者之義也。孔子有德無位。故自以為竊取王者之義而定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邪正。所謂為百王不易之大法者。也。○雙峯饒氏曰。其文則史。元是魯史之春秋。其義則丘竊取之。方是孔子之春秋。以匹夫行天子賞罰。故曰竊取。自咎自謙之辭。○新安陳氏曰。好辨章述羣聖事。而繼以孔子作春秋。此章亦以作春秋繼羣聖事不

及易詩書禮樂者孔子之事莫大於作春秋五經夫

子之教春秋夫子之政也

按上節原自有事文在本題只重兩則字言其事

其文則不過如此以趨重其義非孔子不能取也上

兩則字是輕忽之辭下一則字是歸重之語○事文

義雖有三箇其字只得一箇以事亦春秋之事文亦

春秋之文義亦春秋之義也其字既不是三箇則事

文義亦不是劃然在事文之內何嘗黜霸功便削去

中之義也蓋義原在事文之內何嘗黜霸功便削去

他霸功之事又何嘗筆削史事便盡改史書之文故

朱子謂聖人只是據事直書而是非自見也存疑說

是蔡氏以其義指王者之義雖春秋之義何嘗不是

王者之義但本文三其字一連定天下之邪正為百

王之大法在取字中見○孔子雖非盡改舊史然註

云斷之在已則一筆一削當亦非漫然者但謂存是

非之公則便是取義若必謂自行賞罰而以竊取為

借竊則謬甚矣尹註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

當看定字為字不過定邪正之理非有黜陟為後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卒

近譬堂藏板

之法非行王者之法也○其事為王者之事則春秋
安得載桓文之事其文為王者之文則春秋又安得
訂史書之文其事則如此其文則如此此王迹所以
熄而春秋不可不作也人祇知將其字則字對下其
義則丘竊取看不知對上王迹看更使通章之意都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

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

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

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寢微故五世而斬

同大全記疏云上至高祖下至已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為族兄弟為親兄弟期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

小功三從兄弟總麻共四世而總服盡也。五世則袒免而無正服。滅殺同姓六世則不復袒免。惟同姓而已。故親屬竭袒身去飾也。袒免者肉袒而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冠至尊不可居肉袒之體。故爲免以代之。又擅弓免焉。蓋以布廣一寸。從頂上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於髻。禮朋友在宅。邦無主人。乃袒免。若朋友在家。則甲服加麻。加麻者。素弁上加總之環。經然則袒免亦朋友之服也。○南軒張氏曰。五世大槩約度如此。自今觀之。孔子之澤。其所浸灌。萬世不斬也。○慶源輔氏曰。流風以風喻之也。餘韻以聲喻之也。父子五世。則親盡服窮。其澤亦當斬絕矣。蓋澤皆當絕也。五世則親盡服窮。其澤亦當斬絕矣。蓋親也。服也。澤也。實相因也。○蔡虛齋曰。澤。本水之餘。澤也。故曰。猶言流風餘韻也。蓋物皆有迹。惟風與韻皆無迹。此言迹已逝而風韻猶在。故風曰流風。韻曰餘韻。○大註引楊氏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此非是。正解五世而斬之義。乃是以服制亦至五世而絕。以証君子小人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空

近譬堂藏板

澤五世而斬也。○問孔子之澤。雖萬世不斬。何爲槩以五世曰。孟子此語。在主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上說。故槩以五世而斬之義。見於孔子。猶在五世之內也。

異湯霍林曰。君子小人俱指人之賢者。但以有位無位別之耳。

辨按伊川云。君子小人。澤及五世者。善惡皆及。後世也。集註君子小人。無明訓。未嘗以在上在下之位言。若說孔子在下位爲小人之澤。畢竟未安。時解多如此說。不可從。近見一解。謂孔子曾爲大夫。則已在君子之列。小人句。只帶說。尤爲偏曲。蓋君子小人。旣皆以有德者言。而又以孔子爲君子。則將以誰爲小人乎。愚意必當如程子之說。善有善之流風。餘韻惡亦有惡之流風。餘韻大約百五十年。然後斬絕。則凡在五世之內者。皆得被其澤。此但言常理之相及者。如此以見已於孔子。尙在五世之內。若此未遠。豈有不得其統緒之傳之理。非謂五世之後。孔子之澤。卽斬也。一將君子小人。貼煞孔子。便非集註用大約二字。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子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其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奎

近譬堂藏板

同大全張子曰。孟子蓋謂孔子猶在五世之內。雖不親為弟子。其餘澤在人。我得私取之。以為善。○新安陳氏曰。韓子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至孔子傳之孟軻。不待退之。而後有此言。孟子已自言之矣。此四章相承是也。然猶分為四章。答好辨章明言。以已承三聖。至七篇之末。章列序羣聖道統之相傳。而明言由孔子至於今。百有餘歲。其自任之重。尤彰焉。孟子一身道統攸繫。蓋如是夫。○雙峯饒氏曰。私淑艾者。私竊其善於人。以自治。私淑諸人者。我私取之以善其身。今人或把作教者說。謂以此私淑他人。非矣。道者天下所公共。師下私字不得。只弟子私竊取之。以自善自治耳。○新安陳氏曰。私竊以善其身。解諸人字。不順。不若云私竊其善於人。文意方順。○辨按。註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解私淑諸人。是倒裝文法。蓋此句中。有一轉折在。語氣當云。予私竊孔子之道。以善其身。蓋即得諸其人者。

也雙峯新安皆各據其半而未得其全上文言澤及五世此連接兩箇字宇是多少流連倏附之禱只看不直說私淑諸人而必先下未得爲孔子徒句則知欲得爲孔子徒是其本心而私淑諸人亦見去孔子不遠無異於爲徒意非自明私淑諸人便不消爲孔子徒也

禎按私淑朱子既解作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則凡善其身之道皆孔子之道也所該甚廣或但據好辨章以息邪說正人心爲私淑於義反狹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

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畧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畜

近譬堂藏板

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簡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可以取

可以無取是先見得可以取後來却見得可以無取如此而取之則傷廉矣蓋後來見者較

是故也與死亦然又曰看來可以取是其初嘗見得如此可以無取是仔細審察見得如此如夫子言再思一般下二聯放此庶幾不礙不然則不取却是過厚而不與不死却是過薄也○可以取可以無取云云夫取爲傷廉固也若與者本惠死者本勇而乃云傷惠傷勇者謂其過予與無益之死耳且學者知所當予而不至於吝嗇知所當死而不至於偷生則幾矣○孟子言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他主意只在取傷廉上且將那與傷惠來相對說其實與之過厚些子不害其爲厚若纔過

取便傷廉便是不好過與畢竟當時是好意思與了
再看之方見得傷惠與傷廉不同所以子華使於齊
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雖說他不是然亦不大故責
他只是纔過取便淡惡之如冉求爲之聚斂而欲攻
之是也

同大全雙峯饒氏曰傷廉與傷惠傷勇是兩般意思
朱子所以上下箇卧字下面下兩箇反字過取固傷
廉與本是惠與之過則反害其惠死本是勇死之過
則反害其勇○南軒張氏曰取與死生之義有灼然
易判者有在可否之間者在可否之間非義精者莫
能擇也蓋其幾間不容髮一或有偏則失之矣是以
君子貴存養於平時而復研幾於審處也○王氏曰
六可以字疑辭三傷字決辭○新安陳氏曰此章三
節乍看似平說審察之傷廉所以警中人以下之不
及者傷惠傷勇所以警賢人之過之者也○傷廉者
失之不及傷惠傷勇者失之太過○陸稼書曰朱子
謂此段與再斯可矣相似此須善看蓋再斯可矣是
初思與再思同底此段是初思與再思不同底故只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奎

近譬堂藏板

云相似
辨按若只將可以不可以看有在可否之間則是尙無
定衡何得以取與死爲傷廉傷惠傷勇惟可以是頭
一皮道理可以無是進一層道理則當不從其義之
粗者而當從其義之精者乃今仍以頭一皮道理爲
主而取之與之死之安得不傷廉傷惠傷勇○學曾
問可以無一層既精於可以一層則可以但爲畧見
而可以無自爲深察矣乃註不徒曰畧見而曰畧見
而自許不徒曰深察而曰深察而自疑何也曰畧見
雖是頭一皮粗道理若不自許則必不肯終從之矣
深察雖是進一層精道理若不自疑則必不肯終違
之矣畧見而却自許深察而却自疑此所以於義爲
不精而致有傷廉傷惠傷勇
之事矣於此可知集註之妙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
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

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為家眾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使蒙為夏廷之臣羿篡夏氏凡為臣子得爾誅之蒙以義討賊雖嘗學射亦何罪之有蒙以私意忌而殺之是則為殺其師耳以此而觀輕重之權衡可得而推矣○蔡虛齋曰薄乎云爾比逢蒙為薄也羿之罪見下文○呂晚村曰此章正羿之罪非正蒙之罪蒙罪固不言而明也義重取友者不重所取之友

異陸稼書曰本文只是罪其無知人之明立已不正意又是淡一層話非本文正意
辨按是亦羿有罪焉便見他是以下端而召不端之禍觀集註篡夏自立後為家眾所殺便舍不端立案若說只罪他無知人之明則焉存以不端之羿而知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奕

近譬堂藏板

端人者乎以下節互証通章並無此意稼書往往於理中有障礙○是亦羿有罪焉亦字自蒙異來此一句是孟子立他罪案下引公明儀之言而解之只完得此一句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

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既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奎

近譬堂藏板

特以取友而言耳

或問程子之說前後不同何也。曰前論讀書之法後論處事之方善讀者融會而貫通焉則亦不見其有異矣。

精義伊川曰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卻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却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只答它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來完廩又怎生下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又曰庾公之斯遇子濯孺子虛發四矢甚無謂也。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乎。
同大全雲峯胡氏曰此章雖特以取友而言然使世之背其師者讀之亦當有批。東陽許氏曰此章專為交友發。羿不能取友而殺身。孺子能擇交而免禍。蔡虛齋曰謂之侵者將以攻人也。而乃承云衛使庾公之斯追之何也。蓋是子濯侵衛見勢未利而遂

遁故衛追之。或謂迎擊者非也。觀下文發乘矢而後反。則子濯果遁矣。○此孺子逆料庾公於未至之先而獲免於庾公已至之後。孟子序上段重尹公之他端。人一句叙下段重不忍害夫子一句。益以端人免禍形出羿之罪也。

辨按孟子文字奇變極矣。不可一例而求。凡文先案後斷。是常法也。此章獨先斷羿罪。而後以孺子之事証之。卽引孺子亦不加一句斷論。與羿蒙互勘。只問間序。述梗休且上節。雖斷羿罪。亦不明斷其不端。致禍之由。而却於序。孺子語中。以其取友必端。句反相映射。取致間冷。在着意不着意之間。冷人以兩事此互而自得。又似上節借下節作証。而下節亦可借上節互觀。豈非奇變之極。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汗穢之物也。掩鼻惡其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交

近譬堂藏板

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

以自新也。

圖大全慶源輔氏曰：西子之質本美，而蒙以不潔，則自喪其美，而反致人之惡。言此所以戒人喪其本有之善。惡人之質本醜，而能齋戒沐浴，至誠自潔，則可以祀上帝。言此所以勉人以改過自新。漢玩尹氏之言，令人暢然而懼，聳然而作。○新安陳氏曰：此章似詩六義中之比。○王觀濤曰：此章重在倏忽轉移之意。西子一日而蒙不潔，人便掩鼻惡人，一旦而齋戒沐浴，上帝便居歆，可見人之善惡不待積久而移。**辨**按觀濤說，從一箇雖字，兩箇則字看出，最得語意。愚謂西子本質之美，喻人本然之善也。所蒙之不潔

非本有之不潔。喻人習染之不善也。習染之不善。原非已有。而一有所蒙。則爲人所共惡。人可喪厥善乎。惡人本質之醜。喻人氣稟之不善。亦本有也。齋戒沐浴。洗剔垢染之汙。喻人克治功。湮去物累也。氣稟之不善。雖屬已有。而一能克治。物累則可通於神明。人可不自新乎。意思亦不得太輕淺看。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 離婁下

充

近譬堂藏板

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或問

二十六章之說，程子以爲皆爲智而發。今以章首之言推之，恐其或爲性發而非智之謂也。曰：不然。意首之言，所以發明天下事物莫不各有自然之理，而是理又皆有迹而可尋，以見智之不必用，而不可用。其下遂言惡夫鑿智之說，詳焉而卒又歸章首之意，使其專爲性發，則其言之詳畧，豈當若是其倒置哉。○曰：程子之答張子，旁引此文以爲說，邪果有以發乎。此章之意，邪曰是固不主於此章之文義。然既通乎此，而後卽其言以推之，則其於造道而入德也，用切而意廣矣。

語類

故是箇已發見了底物事，便分明易見。如公都子問性，孟子却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蓋性自是箇難言的物事，惟惻隱羞惡之類，却是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只看這箇便見得性。集註謂故者是已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字

近譬堂藏板

然之迹也。是無箇字得下。故下箇迹字。○性是箇糊塗不分明底物事。且只就那故上說。故却是實有痕迹底。故有兩件如水之有順利者。又有逆行者。畢竟順利底是善。逆行底是惡。所以說行其所無事。又說惡於鑿鑿。則是那逆行底。○敬之問。故是已然之意。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以利為本。是順而不拂。其性本曰。利是不假人為。而自然者。如水之就下。是其性本就下。只得順他。若激之在山。是不順其性。而以人為之也。如無惻隱之心。非人無羞惡之心。非人皆是自然。而然惟智者。知得此理。不假人為。順之而行。○故是已然之迹。如水之下。火之上。父子之必有親。孟子說四端皆是。然雖有惻隱。亦有殘忍。故當以順為本。如星辰亦有逆行。大要循躔度者是順。○故是本來底。以順為本。許多惻隱羞惡。自是順出來。其理自是如此。孟子怕人將不好底做出去。故說此。若將惡者為利之本。如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這便是將不利者為本。如伊川說。楚子越椒之生。必滅若敖氏。自是出來。便惡了。荀子因此便道人性本惡。據他說塗之

人皆可為禹。便是性善了。他只說得氣質之性。自是不覺。○仁義禮智是為性也。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遜。智之是非。此卽性之故也。若四端則無不順。利。然四端皆有相反者。如殘忍之非仁。不恥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卽故之不利者也。伊川發明此意。最親切。謂此一章專主智言。鑿於智者。非所謂以利為本也。其初只是性上泛說起。不是專說性。但謂天下之說性者。只說得故而已。後世如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但皆說得下面一截。皆不知其所以謂之故者如何。遂不能說到性之故。蓋故却以猶云所為也。言凡人說性。只說到性之故。蓋故却以利為本。利順者從道理上順發出來。是也。是所謂善也。若不利順。則是鑿故下面。以禹行水言之。○問伊川謂則語助也。故者本如是者也。今言天下萬物之性。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順而不害之也。伊川之說。何如。曰。則字不可做助語看了。則有不足之意。性最難名狀。天下之言性者。止說得故而已矣。故字外難為別下字。如故有所以然之意。利順也。順其所以然。則

不失其本性矣。問天下之言性。伊川以爲言天下萬物之性。是否曰。此倒了。他文勢只是云。天下之言性者。止可說故而已矣。如此則天下萬物之性在其間矣。

精義 明道答橫渠書曰。承教喻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顛竊以爲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也。且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夫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主

近譬堂藏板

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向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弟不能於怒時。遠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哉。之伊川曰。此章皆爲智道。近求遠。行其所無事。是不鑿也。日。至可坐而致。亦只是不鑿也。

同 大全慶源輔氏曰。性卽理也。雖無形而難知。然不能不感發。而形見於外。既已形見。則必有跡。而易見。

如人性之仁。雖難知。然見孺子入井。則發見。而爲怵惕。慍之跡。則仁之性自見也。潛室陳氏曰。善惡皆已然之跡。但順者爲本。則善者其初也。惡者非其初也。水無有不下者。水之本也。若夫搏之使過。顛激。

之使在山豈其本也哉。○雙峯饒氏曰：就故謂性亦要就跡之順者言之。如水之上說，如惻隱羞惡等，但看自然發見底便是利。言性便當言故。言故便當言利。如水搏之激者，便不自然了。○蔡虛齋曰：以利爲本，言以其首一節是論理之自然，下二節方是言人能順其自然之理，乃爲智也。若言謂性以故利爲本，亦是智則下文是就處事上說智，而此章智分言行矣。俱是牽捏。○呂晚村曰：此章論智，非論性也。開口便道天下之言性，未嘗言天下之性也。鑿便是天下之言性，便是所惡於智者，只反覆說明此意。

呂晚村曰：此章謂爲智而發，以開口便說天下之言性也。言性而不知言故，不知故之本利，卽是不會知性而穿鑿以求勝耳。○故者以利爲本，不是既有故又有利，只凡爲故者必利，但言性者必當指其利處言之耳。凡人爲惡必澁爲善必滑，爲惡必曲爲善必直，乍見孺子入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忽然而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 離婁下

三

近譬堂藏板

卒然而應，固非意之能使爲不利，亦非意之能使爲利也。荀子言性惡，只坐不知利，因不知有故耳。**辨**按註解故字爲已然之迹，惟已然之迹不皆利，故又說以利爲本，時解以故字卽當情字者，非是。情正是性中自然發出，無不善底，卽所謂利也。故只是箇已然之迹，這已然之迹都從性中發來，只爲氣稟有偏私，故有惻隱，亦有殘忍，有羞惡，亦有貪昧，有辭讓，亦有爭奪，有是非，亦有昏惑。朱子所以謂四端皆有相反者，不可不皆謂之已然之迹也。若說天下言性不知言故，孟子舉此以教人，則所謂桀紂與則民好暴，湯武與則民好善，與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之類，亦是驗之已然之迹。故朱子謂荀卿言性惡，楊雄言善惡混，皆說得下面一截，但不知其所以謂之故者如何，遂不能以利爲本而然也。○學會問語類有兩說，一說謂天下之言性者，只說得故而己矣，此是指天下之言性皆能言故，但不知故必以利爲本，一說謂天下之言性者，止可說故而己矣，此是教天下之言性，須驗之於故，而故又必以利

為本似後說與集註合而前說又別義何也曰既說天下之言性則所該者廣知性者也只說得故不知性者也只說得故那性隱於無形却難知難見却據何處言之故憑甚麼人言性只說得故即聖賢言性也只說得故下而已矣三字以此外無可言也但說者必以自然之勢為之本今凡人言性究失其性者以不知本其自然之勢也聖賢言性乃得其性者以必本其自然之勢也吃緊只在故者以利為本一句禎披晚村調凡為故者必利畢竟有弊如伊川說楚子越椒之生必滅若敖氏自是出來便惡則他氣稟之最獨最薄者為善反覺澁為惡反覺滑為善反覺曲為惡反覺直者世亦有之因此反疑以利為本之亦有不善矣說到為善為惡後為字便是人力澁滑曲直皆非所論以利為本只是自然發露之情故無不善如紂威於文王之諫也除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 離婁下 三 近譬堂 藏板

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

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

語類 此章意在知字言性只是從頭說下性者渾然

不可言也惟順之則是逆之則非天下之事逆理者如何行得便是鑿也鑿則非其本然之理禹之行水亦只端的見得須是如此順而行之而已鯨績之不

成正為不順耳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人物所得之理本皆順利無待於矯揉造作於其間却緣世人不明吾性之智而以私意為智於是每事務為穿鑿而失其順利之理

新安陳氏曰所惡於智者小智也無惡於智者大智也人性必善水性必下孟子素以水譬人性故仍以禹行水譬之禹之行水順其自然之勢而導之使水不失其本然趨下之性而已智者順事物自然之理以無事處事使物各付物斯為大智而非小智矣此一節以治水申言利字之意○蔡虛齋曰此節似言利然利即故之利也下節似言故然故即其利者也决不可依新安之說強分故與利

墨雲峯胡氏曰孟子本欲言智而必先言性者智五性之一也言智而先言性猶言水而先言水之原也鑿字與利字相反利者天理之自然鑿者人為之使然言性而必本諸天理之自然者所以言智而淡惡夫人為之使然者也○吳因之曰鑿字對渾成看事物之理渾渾淪淪無處可容我私智今乃妄生意見強設機械若以為抽闕啓鑰剖秘决奧自家開闢一番功業如一物渾淪從而鑿破之也○蔡虛齋曰言性而但言其故又以利者為本此便是智如告子異端之說皆失之鑿矣亦不必專就處事上說大抵智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告

近譬堂藏板

者言與行俱得其理不必泥禹之行水謂全不當提言性但不當專主言性說辨按程子謂此章為智而發朱子亦云此章意在智字言性只是從頭說下可見此章不重言性只為天下小智之人不識性之本善即以故驗性而不知以自然之利驗故於是務為穿鑿舉凡應事處物皆不肯順其自然之理自以為明智之能而刑名法術機械變詐無不為矣此如行水者不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築隄壅塞為害益甚矣故孟子謂言性只言其故而故必以利為本如此則知性之無不善而性之所發亦皆自然而無不善人能順其自然之勢而擴充之如禹之行水順水不自然之勢而利導之則只行其所無事而因物付物莫不各得其所當然智說有大於此者乎分上節為言此節為行者固謬以此節兼言性行性者尤謬虛齋未明語脈况他人乎○鑿字對利字看不對渾成看惟對利字看則以人為害其自然為私智穿鑿順其自然以盡人為則為吾性擴充此學問正以全其性而不可廢也對渾成看則

以人爲害。其渾成爲私。智穿鑿勢必。要保全其渾成。而不盡人爲矣。則學問皆爲鑿性之具。不將正落異端之窠臼乎。○須知行其所無事。不是一槩無事。禹之行水。何嘗不疏濬決排。然不可謂之自有其事。而但行其所無事。則知智者亦行其所無事。何嘗不察識擴充。然亦不可謂之自有其事。而但行其所無事。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壹

近譬堂藏板

至爲歷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爲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爲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諸類 故字若不將已然之迹言之。則下文苟求其故之言。如何可推。曆家自今日推筭而上。極於太古開闢之時。更無差錯。只爲有此已然之迹。可以推測耳。天與星辰間。或躔度有少差錯。久之自復。其常以利爲本。亦猶天與星辰循常度而行。苟不如此。皆鑿之謂也。

朱子曰。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舜時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却在斗。又云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

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曆家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

同大全程子曰曆家之法大抵主於日且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且其差理必然阿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曆之年看一歲差着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裏差了○新安陳氏曰此又以天度申言故字之意首一節故字言本然之理此一故字言本然之度也天高星遠若因其本然之故而求之則雖千年日南至之時刻亦可以坐而推致以得之矣○新唐書曆志治曆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朔旦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復餘分普盡總會如初○新安陳氏曰夜半即甲子時歲月日時皆甲子爲曆元益以建寅月爲歲首算之則是癸亥歲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美

近譬堂藏板

十一月以建子月爲一歲之最初算之則甲子歲之氣候已始於此矣故云歲亦甲子也○仁山金氏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則周歲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也五日一候三候一氣二十四氣爲一歲則爲日三百六十以天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則日有五十三時故三候十五日爲一氣率餘七分積三十三分而增一旦此自可以計千歲之日至氣本起於度故曰日至之度然日至之度亦有歲差故氣與度古今不同如堯冬至日在虛周冬至日在牽牛宋冬至日在斗初此歲差也既有歲差則冬至之度似不可定推然言天者以前所差之故而推後所差之度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致謂算得來也求其故者謂推千歲以前之日至也○按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之謂推已後之日至也○按千歲之間對千歲之日至謂冬至之日也麤麥之日至謂夏至之日也至極也夏至者日之長至此極矣冬至者日之短至此極矣非至到之至乃至極之至故夏至一陰生而日漸短冬至一陽生而日漸長○歐陽氏

日天下之大智無所自爲而常因天下之理小智不知循理而常任一己之私○東陽許氏曰性是人物所得以生之理本自難明求其發見之故則亦不難明也然故則以利順者爲本求己之故則惻隱之發見性之仁羞惡之發見性之義求人之故見父慈子孝君仁臣忠求物之故則鳶飛魚躍山峙淵流皆是也皆是皆所謂利也如天與星辰之故亦只是利而已能如此性而利以行之則爲智之大禹之行水不是比喻言禹順水之性爲智之大以例人循性皆當以利也智者應物若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如禹之大矣智亦大亦是禹也下文又以高遠者証故之易見却不是功用

異蔡虛齋曰千歲之日至依朱子說只是既往者蓋以天與星辰數之已然者求之循次而上遂可得千歲之日至故曰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也仁山金氏以求其故爲已往者千歲之日至爲方來者理似不礙但與朱子不同所以謂理之不礙者蓋孟子之論不是欲人得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善

近譬堂藏板

其做而已欲人於故上得其理也似自有說
辨按造曆者求已往之日至正爲將來造曆之本如驗性者驗已然之迹之利正要順其端而擴充之以得事物之宜非徒得其故而巳也但本文苟求其故纔說按其已然之跡而求之到可坐而致亦是說推算得明必言千歲之日至者以其不推到歲月日時皆會於甲子者不可爲曆元蓋氣化存偏椿則遷度有差錯而不可爲準則換也至既得曆元則向後推去以之造曆有何難哉此意自在言下金仁山以求其故爲推千歲以前之日至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爲推已後之日至語氣既有所不完而向後造曆亦不必定造千歲之曆也蒙引從之非是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

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驪也

同大全雙峯饒氏曰行字當音杭詩云殊異乎公行是主班行之官以官爲氏○袁了凡曰有子之喪不是喪子有子職之喪耳禮父母死赴於君君弔之○張彥陵曰進而與右師言便是不能以禮處人○就右師之位而與之言便是不能以禮自處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畧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夫 近譬堂藏板

辨按諸臣進就時只知有右師且惟恐言者爭先而已不得與言何暇着眼孟子孟子之不與右師言惟有右師見得○右師意中原要抹倒諸君子口中却要擡高諸君子口中雖是擡高諸君子言外仍是輕忽諸君子其抹倒諸君子者非孟子之不與言則諸君子之與言右師已不德記憶也其擡高諸君子者因孟子之不與言則諸君子之與言右師益覺可喜幸也其輕忽諸君子者只一昏字舉過許多與言不暇別擇只要顯出孟子之獨不與言爲可恨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乎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泣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

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或問 愚嘗聞之師曰陳司敗以孔子為有黨而孔子受之不辭。右師以孟子為簡已而孟子辯之如此其力。聖賢地位固不同也。使孟子聞右師之言而曰禮也足矣。無已則曰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則已。微見圭角矣。然猶未也。而又必盡其辭焉。此所以鋒芒發露而不及孔子之渾然也。學者於此宜致察焉。

附 朱子曰：孟子鄙王驩而不與言，固是。然朝禮既然，則當時雖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矣。鄙王驩於出弔處已見，此章意則以朝廷之禮為重。時事不同，理各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 離婁下

无

近譬堂藏板

有當而聖賢之言無所苟也。豈為愧眾人為已甚而姑以是答之哉。正所以明朝廷之禮而警眾人之失也。

同 大全周禮春官宗伯職喪掌諸侯及卿大夫士月有爵者之喪禮泄其禁令序其事言諸侯者謂畿內王子母弟稱諸侯者。○南軒張氏曰：眾與之言以其嬖於君而諂之也。右師以孟子為簡已者，以孟子時所尊敬，欲假其辭色以為榮也。君子之遠小人，不惡而嚴，豈有他哉。亦曰禮而已矣。○蔡虛齋曰：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朱子又何據而言曰：孟子於齊處賓師之位，一定階在右師之上，及其出弔於滕也，還是孟子為正。王驩為輔，則知其階在右師上無疑矣。○林次崖曰：位與階不同。位是本身站立位次，階是朝廷序列班行階有許多人，位只已一人。故有同階而異位者。

附 按孟子不是故意擡出禮字，鎮服右師與諸君子。一班人只君命所在便是朝廷所在行禮如對君一般。此孟子之妙。妙字禮即妙，妙不忘君也。齊人莫如

我敬王。不必陳堯舜時然後見得。○簡則非禮。禮則不簡。子放以孟子爲簡。只以與言交接之文言。孟子指出朝廷之禮。而諸大夫婦。驩而簡。朝廷其罪不容道矣。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節類問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我本有此仁此禮只要常存而不忘否曰非也便這箇在存心上說下來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其存心不同耳君子則以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有之於心須看他上下文甚麼說始得○這箇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底存心不同只是處心○蔡問以仁存心如何下以字曰不下以字也不得呂氏云以此心應萬事之變亦下一以字不是以此心是如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今

近譬堂藏板

何

○大全慶源輔氏曰以仁存心而不忘如造次顛沛必於是也以禮存心而不忘如視聽言動必以禮也○雙峯饒氏曰以是存於心源於字便見得孟子意是只把仁禮來存於我心此心常在仁禮上無頃刻或離君子異於人以其能以仁禮存於心他人便不能我之心安頓在仁上即是居天下之廣居安頓在禮上即是立天下之正位○林次崖曰以仁禮存心兼內外言下文曰以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是就其發於外者言蒙引曰以仁禮存心主在內非仁無爲非禮無行兼內外非是○呂晚村曰心是活物有道有人人從道則聖道從人則狂仁禮即道心也以仁禮存心即吾心中提起道心爲人心之主非外面別取箇仁禮以強制此心也但以字說得著逆存字講得粗疎反做成義外矣○以存二字人每以漢求失之猶云其居心以是耳

墨蔡虛齋曰存心大抵只是處心觀下文我必不仁我必無禮非仁無爲非禮無行皆不見得是存於中

而後施於外。劉上玉曰：存其心是有這箇心存於心，是將這箇存任心裏，則是仁禮與心為兩件事物了。註於字細思不妥，此三字中間不容添一字，不可不辭也。

按劉上玉說，正朱子語類所已辨者。蓋仁禮與心本來只是一件事物，後來喪失便成兩件人非聖人安能仁禮，卽心心卽仁禮，故自若子以下正要用心。夫若只說處心以仁禮，這便說得無力，如何便處心皆是仁禮，惟必以是存之於心，猶恐間斷工夫，故又下而不忘。三字下文三自反，與非仁無為非禮無行，正是存於心而不忘處。集註固無一字虛設。若只說存心便單指在內不及事為矣，惟是存於心而不忘，則無適而非仁禮，纔見得是以仁禮存心也。存字自兼內外。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三

近譬堂藏板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由乎內以施外也。蔡虛齋曰：孟子所謂仁禮正指用上說，其曰以仁禮存心者，言其常存愛人敬人之心也，非謂以仁禮存心而施於人，則愛敬也。其曰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亦言其理之常也。至於人之待以橫逆，拂於常理，乃亦以常理自反云。

按聖賢講道理，斷無無體之用。既曰以仁禮處心，則所講愛人敬人者，卽由中以達之外者也。此有何兩樣而虛齋妄分之乎。註云：此仁禮之施，仁禮自是性中道理，施出來便是愛人敬人，蓋是箇仁者自是愛人，是箇有禮者自然敬人之字，從者字註出。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此仁禮之驗。

圖大全新安陳氏曰：我感而人應，可驗我之得人，不應可驗我之失驗。字已舍下文，必不仁必無禮之意。

矣。吳因之曰。註仁禮之驗。因人省己。故謂之驗。非效驗也。

辨按纒說仁禮存心便及施驗。此非說向外去。正以不愛人敬人。何以見其以仁禮存心。不到人恒愛恒敬。何以見我為愛人者。敬人者。層層從上脫出。卽層層從下縱轉。乃見細密無間。恒愛恒敬。此恒字。是言其常理。非謂其必愛敬君子也。若必愛敬。則下不當言橫逆矣。原有可愛之理。原有可敬之理。則畢竟愛敬者多。而橫逆者少。仍切在君子身上看。兩恒字。愈有味。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同雙峯饒氏曰。集註云。強暴不順理。順理是順箇文理。理橫是橫來。逆是倒來。皆是不順箇文理。新安陳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全

近譬堂藏板

氏曰。橫逆者愛敬之反。

異慶源輔氏曰。強暴橫也。不順理。逆也。

辨按必不仁。必無禮。指對面待人而言。所謂施也。而必自反。則已在心裏。說纒心裏自反。則必不仁。必無禮。已是自內而達之外矣。蒙引分哲所以為恭。愛人敬人。若只施於應感之常。而不能自反於橫逆之變。則是存於心者。有時而忘矣。三自反。正是做工夫處。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做此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語類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或有不。出於誠實也。又曰。忠者。盡己也。盡己者。仁禮無一毫不盡。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忠非出於仁禮之外仁禮無一毫之不盡其心卽忠也○慶源輔氏曰理無窮盡人有作輟一息不存一物不體便是未盡其心
辨按自反而仁自反而有禮非徒外面愛敬不自心出纔說不忠但雖自心出而或有毫髮之自欺一息之有間皆不忠也故又說箇忠字以極盡仁禮之分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

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或問楊氏以爲孟子三自反不若顏子不校信乎曰自反所以自脩學者之事也不校不見可校成德之事也其淺深之序信如楊氏之說矣然自反之說謹嚴精切正學者所當用力處若反之未至而遽欲自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全

近譬堂藏板

以不校爲高則恐其無修省之功而陷於苟且頹惰之域也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雖非素患難然自反之功則無窮也學者未勉乎此遇橫逆之來則曰吾仁矣有禮矣且忠矣遂斷彼以爲妄人而不復勉於身之道是則自陷於妄而已矣○呂晚村曰悻悻於禽獸者固編中之小夫卽以禽獸付之悠悠者亦非以仁禮存心之君子也君子三自反中所以救援禽獸者至矣及其奚擇何難君子甚悲甚痛更思及安全馴制之逢原未嘗於自反外增一分自是絕物之念也
異蔡虛齋曰言我不復爲之難也前面我必不仁我必不忠言還是爲他難
辨按妄人卽有人於此之人也人也而至於妄則君子不復以人理責之妄也而猶然人則君子不終以禽獸絕之故旣曰奚擇又曰何難奚擇是就妄人身上說彼已同於禽獸何難是就君子心上說斷不自失仁禮蓋旣不與他計校則惟有自盡而已
頑按虛齋謂前面我必不仁我必不忠還是爲他難

然則今日何難將不問我之不仁無禮不忠耶難字不必作爲他艱難阻抑說只是我自不生稜量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或問古之聖人多矣必言舜爲法於天下何也曰法

者人倫而已他聖人者因其常而處之不失未足以見人道之盡也惟舜極其變而不失其常是以人遵之盡於此尤可以見焉故特舉舜而爲言耳然其所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合

近譬堂藏板

謂法者亦豈舜之自爲哉但性天之妙人所難明而舜之所行存以盡發其蘊使天下後世無不見聞故舉舜以見法耳程子所謂觀乎聖人則見天地者正謂此也

解題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此便是知恥知恥則進學安得不勇

詞大全趙氏曰集註不苟二字不可淺看心一不仁而不自覺不自強便是苟且也○新安陳氏曰存心

照應前存心不苟卽忠也四字收拾約而盡○新安陳氏曰前日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末曰非仁無爲非禮無行存謂存之於心爲與行謂行之於身表裏一

矣存之於心者有素而行之於身者益盡豈惟無一朝之患者本於此所以懷終身之憂而欲如舜者亦不過勉於此而已何也舜所以爲舜亦不外此仁禮

也特舜則安而行之欲如舜者則在乎勉而行之耳○蔡虛齋曰終身二字要得分明以仁禮存諸心則無一息之或忘矣或待我以橫逆旣自反其仁禮矣

隨未也又自反而忠可見此心常存念念不忘時時

照管惟恐一毫之不自盡處豈非終身之憂而何○
無一朝之患上文曰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如此則
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此正所謂無一朝
之患也蓋雖有幸至之變而不以為患也只是心無
愧也古人所謂患者如此○憂由內出患自外至○
如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叙實於四
門四門穆穆此皆所謂仁禮之驗者至於瞽瞍至頑
也而允若於祗載之後象至傲也而烝父於不格奸
之時始也不勝其橫逆終也卒致其感化此尤見其
自反之功而真足以為人倫之至者也○憂之必至
如舜而後已此其所以為終身之憂○張彥瑛曰終
身之憂二句是總括上二句有無二字指以心言終身
正夫○吳孫右曰首二句有無二字指以心言終身
之憂當圖諸心者也一朝之患當聽諸人者也無一
朝之患非必之於境而必之於心也非真無患乃有
患之有不患即何難之意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金

近譬堂
藏板

為非禮無行則兼內外言

○**按**上面說愛人敬人說自反此節說為說行集註
只以存心不苟四字括之則知首節存心即兼內外
明矣蒙引非是○舜人也我亦人也人字須要着眼
天下後世而非人也則可天下後世而盡皆人也豈
有不傳舜之人法舜之人即終身為鄉人而亦傳法
舜之人此即所謂恒愛也恒敬也且即有妄人者出
不傳之不法之即是不愛之不敬之矣然舜自為法
舜自可傳此即恒愛恒敬之理不可沒處君子仁禮
存心玉夫不到如舜便無止息故必極之於終身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

○**釋**問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似天下之事
重乎私家也若家有父母豈可不入曰固是然事亦
須量緩急問何謂緩急曰若洪水之患不甚為害只
是那九年泛泛底水未便會傾國覆都過家見父母

亦不妨若洪水之患其急有傾國弱都君父危亡之
灾也只得且奔君父之急難不過見父母亦不妨也
同大全雙峯饒氏曰禹三過其門稷是帶說○新安
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蔡虛齋曰躬稼主
稷而兼禹三過主禹而兼稷何也蓋治水非得播種
則無以奏艱食播種非得平水土則無以為躬稼二
者相待
為用耳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

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賢其避世而樂己之樂○湯霍
林曰平世以君明臣良言不重氣化意顏子節以退
處言不重安貧意

同按下方說天下溺天下餓則以氣化言正當不平
之世矣惟有堯為君舜為相而得人以敷治則已
是簡平治規模故曰平世若顏子既當亂世則自無人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矣

近譬堂
藏板

用得顏子。雖要撥亂反治而無由。故貧也當退處。不
貧也當退處。何得糴安貧意。霍林謂平世似無可汲
汲。亂世似不容坐視。兩賢之特設疑端。以
起下議論。與前說正相反。亦立異之過耳。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人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道則以其所行言之也。心則以
其所存言之也。救民者修己之驗。修己者救民之本。
有是心則有是道。有是本則有是驗。○蔡虛齋曰。禹
稷顏回同道。本文以道言而集註曰。其心一而已矣。
者。承上文聖賢之道言也。心即道之所從出也。○心
亦道也。道字虛而廣。性情志意德行功業。都說得道
此則以仁言。
辨按此道字。正指理而言。非以行事之迹言也。若所
行之事。則一是救民。一是修己。正自不同。如何謂之
同道。此輔氏之說。所以混也。註云。聖人之道。進則救

民退則修己。要看兩則字。進之道便。在救民上。退之道便。在修己上。惟進退各有其時。故救民修己各有其道。人見各有其道。以為道不同矣。而不知其同道。何也。其心則一也。蓋道有千變萬化。惟在心之千變萬化。以運用之。若謂心即是道。則凡人之心。多有不合乎道者。惟聖人之心。與道為一。故進之道。在救民退之道。在修己。聖人進便心乎救民。退便心乎修己。豈不是心一卽道同乎。蒙引亦欠分曉。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其急也由與循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

呂晚村曰禹思天下四句是推出所以三過不人之故不是虛論聖人心事也若虛論心事顏子未嘗不思但無由己之急耳此思字是職分之思非仁民之思仁民之思顏子之所同職分之思禹稷之所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 離婁下 全

近譬堂 藏板

獨故思字須帖定由己講不帖饑溺講。按由己溺之由己饑之這已字是多少負荷然顏子何獨不有已何獨不以天下為己則以禹稷之已見君相已曾付托之已耳集註身任其職下一職字便見職內無容曠官職外不得出位○同其道則同其思是聖賢大槩為天下生民之心也地不同則思不同此禹稷則思饑溺之由己而顏子則不思也○顏子不如是其急只有修己而已更無可說故下直接易地皆然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或問二十九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張子所謂觀人臨時志如何者尤有以曲盡夫聖賢之心也楊氏答了翁書甚善其論正心誠意者尤切但非孟子本文之意尹氏辭約理明而其後說尤善也

精義伊川日記曰君子而時中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在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三過其門而不入則非中矣故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禹稷有官守故曰任顏子居陋巷故曰地○慶源輔氏曰聖賢之心其本然之體無所偏無所倚此其所謂中者天下之大本也然不能不感於物故隨感而應有可喜之事感則喜心便應有可怒之事感則怒心便應如進則便須救民退則便須修己皆吾大本中自然之理無或過無或不及各盡其道此其所謂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如是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同一大本同一達道故也○林次崖曰使禹稷顏子易地而處則皆能為之可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六

近譬堂藏板

禹稷非偏於救民顏子非偏於修己其救民其修己所處之地當然也所以為同道也夫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天下事無常形而理無定在在此事則為此事之理在彼事則為彼事之理安在其為同然此事之理此理也彼事之理此理也隨事而有不同然其為理則一也○呂晚村曰須知禹稷顏子同處在本領然後當平世能已饑已溺當亂世能不改其樂無此本領便世用我何以救鬪即閉戶只成箇閒人耳○上節說禹稷更不申說顏子知此節之專重顏子也禹稷易地為顏易信顏子易地為禹稷難信故皆字語勢側在顏子辨顏子者孟子自禹之道亦見○顏子之急生民其道固無歉亦須易禹稷之道乃得若謂簞瓢陋巷時即是急生民須推進一層說不然却看小了道字也知道則急生民在其中急生民不足以盡道

辨按集註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說同道不離心字者蓋道只是箇現成底道理若因物付物須是心去盡道始得故易地各有當然者道

也。易地則便。能皆然者。心也。此心一則道同也。○聖賢心中原不豫。設一箇地字。便有偏倚。如何能易地。皆然。惟耳若豫設一箇地字。便有偏倚。如何能易地。皆然。惟居心以虛。應物以靜。道理自足。隨其地之所置。便現成。將出來。耳視功名爲外物。而後可以見功名。如禹之巍巍。不與便見。可以爲顏子視萬物爲一體。而後可以忘萬物。如顏子之無依。無施。便見可以爲禹稷。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遇沐不暇束髮。冒冠於所被髮上。結纓而往救。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 離婁下 允

近譬堂藏板

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語類問鄉鄰有鬪者。雖閉戶可也。此便是用權。若鄉鄰之鬪。有親戚兄弟在其中。豈可一例不救。曰。有兄弟固當救。然事也。須量大小。若只是小小鬪毆。救之亦無妨。若是有兵戈殺人之事也。只得閉門不管而已。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顏子未見其施爲。遽比之禹稷。不已過乎。殊不知禹稷之事。功何所自。德者本也。事功末也。本末一致也。故程子曰。有顏子之德。則有禹稷之事。功事功在聖賢。惟其時而已。若墨之兼愛。揚之爲我。皆不知天理之時中。而妄意以守一偏。故如此。蓋墨氏終身纓冠以求救天下之鬪。楊氏則坐視同室之鬪而不顧者。其賊道豈不甚哉。是則人欲而已矣。

吳棫右曰。聖賢心無不同。貼道同節。事則所遺各

異貼禹思二節然處之各當其理二句貼今有同室

二節上文且莫露各當其可意

辨按人講此二節不過曰鄉鄰易而為同室則櫻冠

而救同室易而為鄉鄰則亦閉戶豈非上節利語而

何待再喻耶孟子只為一地字未分明故借鄉鄰同

室見地有確不可易則任天下有望救聖人之心聖

人有同室天下之意而地字分毫動則皆然正為要

與閉戶亦分毫不動矣不是要說易則皆然正為要

說不易則不然也看他兩雖字兩可也其意自見

聖賢心無不同正以其道之同也不然何常人之心

不與聖人同此一句自是總綱任事所遭各異地不

同也處之各當其理則進而救民退而修己皆盡其

道矣人或疑此不同而不知是乃所以為同也何也

易地皆然故也要之此章雖說同道吃緊在所遭之

異處之各盡其理若不各盡其理更講甚麼同故未

二節只喻各盡其理若混說同便辜負孟子此章之

意吳說分

配大非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雜婁下

卒

遊譬堂藏板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蔡虛齋曰曰匡章又曰章子者蓋匡是姓章子是

字障子猶仲子之類謂之匡章猶云顏淵耳

按此稱字正如稱人之惡之稱曰通國皆稱則其

論公矣然但徇通國之稱而不核章子之實則雖公

而實蔽於私也故君子衆惡必察○既得罪於父則

父先以不孝歸之矣有父以為不孝而通國不以為

不孝者乎此衆惡與毀譽之私者不同孟子原其不

遇於父之故在責善與毀譽之私者不同孟子原其不

罪於父四字斷案究不肯為章子放鬆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

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戮羞辱也狠忿戾也

同扶全新安陳氏曰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說至重

關按孟子因公都子舉通國皆稱來問故先以世俗之所謂不孝者告之見通國不過世俗之見耳而世俗不孝之五章子曾一犯否可見俗世稱他不孝亦未考其實可知矣若士君子豈可不犯世俗之五不孝遂可免責而即槩以為孝乎孟子不槩說章子不孝亦不竟許章子為孝此兩段意思總不許世俗人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生

近管堂藏板

得與其中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逐也

同大全雙峯饒氏曰章子得罪於父與其他得罪不同章子但不合責善於父故出妻屏子以示不安之意先說子父責善是言子責父之善下說父子是泛言

關按上說世俗之不孝章子既不會有而得不孝之名必有所由來故用夫章子三字提起以核其實末句是則章子已矣正與此三字照應此一大起結也

細分之則子父責善而不相遇至賊恩之大者言他自起賊恩之禍而得不孝之名是就他行事說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至是則罪之大者言他痛自刻責而恐更加不孝之罪是就他設心說故中間又用夫章子三字提撥不得以末句是則章子已矣但繳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也。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辨按責善既為朋友之道，則這道字已是一定不移。着定在朋友身上論。君臣亦以義合，似亦可為君臣之道。然君尊臣卑，易於干怒辱身，亦不若朋友可以十分盡情得故責善。屬之朋友也。中間暗藏有義字，故下以恩字來對。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空

近譬堂藏板

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文，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眾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語類孟子之於匡章，蓋憐之耳，非取其孝也。故楊氏以為匡章不孝，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據章之所為，因責善於父而不相遇，雖是父不是，已足然便至如此蕩業。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則豈得為孝？故孟子言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絕之地爾。然

當時人則遂以爲不孝而絕之故孟子舉世之不孝者五以曉人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絕爾後世因孟子不絕之則又欲盡雪匡子之不孝而以爲孝此皆不公不正倚於一偏也必若孟子之斯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或云看得匡章想是箇拘強底人觀其意屬於陳仲子則可見其爲人耳先生甚然之曰兩箇都是此樣人故說得合味道云舜不告而娶蓋不欲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如匡章則其懟也甚矣

精義 尹曰苟無孟子則章子之不幸何以自辨哉天下以私論人者悉皆然也故臣於人之幸不幸之際未嘗不深歎而屢嗟焉

同 大全南軒張氏曰章本心亦欲父之爲善耳乃或過於辭色致父之怒後又不敢安於妻子之養以淡自咎責則章亦可哀者若章得罪而不知懼則是終以忿戾之氣行乎其間而可罪矣○雙峯饒氏曰章子資質自好但無學力雖知愛父而不知愛父之道旣得見孟子必教他回父之意未必止於此章子通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奎

近譬堂藏板

國稱其不孝仲子通國稱其廉孟子於此二人所謂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新安陳氏曰父子間所以不責善而惟朋友當責善者蓋朋友以義合責善而不從則交可絕父子以天合責善而不相遇則賊恩而將至於離故也然責善旣不可則從父之令乎曰聖賢自有成規幾諫之章內則與幾諫相表裏之言皆是也舜事瞽瞍能致底豫特患不能如舜耳若章之出妻屏子非徒自咎責於己亦將以感動於父子不安而父安焉其執拗亦可想矣章旣失之初便能如舜之事親豈不能回之於後惜無以考其終何如也○慶源輔氏曰至公則無私蔽於己至仁則不忍苛責於人也○新安陳氏曰不徇衆見至公也不輕與絕至仁也○蔡虛齋曰註云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新安曰此屬字卽天屬家屬之屬本文總夫妻子母而言集註分說故以配字對屬字○此子謂匡章之子此母卽匡章之妻○使章所犯非責善便可絕了使章旣以責善得罪於父而又不知自責亦可絕了惟此兩節未至可絕

之地所以孟子矜之。○此章五段第二段言五不孝皆章子所無第三段言章子所坐在責善第四段言其不當父子責善第五段言章子所以責善得罪於父然觀其既得罪之後却不受妻子之養亦足以白其心迹之非有他而與世俗所謂不孝者有間矣然則孟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未爲過也。○林次崖曰是則章子已矣是指上文意言此乃章子之所爲也已矣無他之辭。○呂晚村曰是則章子已矣此句正對通國皆稱不孝說。上文反覆辨自其不孝之寃却說他做孝子不得此句只還他本等是不斷之斷而孟子之與遊禮貌是不絕不是取之亦已不答之答。

吳湯霍林曰爲父所逐不敢歸家便是出妻屏子非休妻逐子也。

辨按集註云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是出屏出自章子誠心所以自罰責也如此方與其設心句合若但爲父所逐而不得受妻子之養則是出屏由於父而非章子之設心矣。霍林說非是。○孟子但取章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告

近譬堂藏板

子之設心尙無愧於仁人孝子之用心。只不知幾諫之道以至有賊恩之禍。到出妻屏子時只是既賊恩後無可挽回不得已而痛自刻責亦以其心之迫切而矜之非以其行之盡善而取之也將行事與設心兩兩比勘益見孟子子論斷不失分毫。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

我室毀傷其薪水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

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

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

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

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實不與臣同。

同王觀濤曰：忠在心，敬在貌。此處只說知所以處。沈猶則知所以處武城矣。勿露實師不與臣同。陸稼書曰：兩或曰亦可。味皆無定見，宜守則守，可去則去。君子內斷於心而已。人言不足憑。吳孫右曰：室如授孟子室之室，即講學之處，非止一室也。去反兩段要見去之所以爲慮者，惟薪木而已。不問所以禦寇者何如也。反之所加意者，惟牆屋而已。不問越寇之所以退者何如也。便見守道與守官不同意。**闕**按曾子居武城，子思居於衛，兩居字同。而其所以居者不同。一居武城爲師，一居衛爲臣。今首句却不一。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奎

近譬堂藏板

說明只泛下箇居字。若先說出所居之不同，則不但下師也。父兒也。臣也。微也。之斷論少意味。並下一去。一不去之序次亦少意味矣。且只還他一居武城而有越寇一居於衛而有齊寇與前當平世當亂世書法又不同。或人說盡去諸曾子亦即便去。何或人之見有合於曾子之心也。究竟或人是或人見解。曾子自是曾子見解。因或言而去。究非因或言而去。從或人盡去一問。直至曾子反都不是。左右心事。故左右之言。即貫上兩層意說。而總結之曰：殆於不可。曾子之去原不問或人之可。曾子之去反自如亦不問左右之不可。去自當去。反自當反。原有師也。父况也。一段意在。沈猶行既曰是引汝所知也。則沈猶行畢竟知得乃不肯明言。而但引負芻之未有與舍。蓄無窮禍曰負芻。則不至如越寇之多矣。從者比十人則亦可以衛沈猶而無恐矣。而終未有與分明舍師也。父見也。意在。禎按孟子作文俱有理伏。曾子子思二節俱序事以待斷論。如欲說師字先理伏下。先生二字欲說臣字。

先埋伏下君字是也此節只提起先生二字為主勝則武城之或人曾子之左右從者任他紛紛嘖嘖益見先生身分之高見識之卓不但師字照見並地字道字皆照見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按曾子去武城却始終未說去底意思子思不去衛却自說出不去底意思蓋告曾子之或人其見偶同既不可左右會意耳告子思之或人其見本異則不得不說而死守社稷之意又當官者所宜共知故提出君字守字辭氣凜凜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柒 近譬堂藏板

也會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子思雖無死難之事然寇至不去存死難之理○南軒張氏曰君子不避難亦不預於難惟當夫理而已於不當避而避焉固私也於不當預而預乃勇於就難是亦私而已矣夫曾子師也父兄也師之尊與父兄之義同以師道居則寇至而去之寇退而反無預其難在師之義當然也子思臣

也微也。委質以服君之事。有難而可逃之乎。與君同守而不去。則爲臣之義當然也。從容乎理之所當然。曾子子思何殊哉。故曰。易地則皆然。以天理之時中一而已。○張彥陵曰。父兄只當一尊字。對下微字看。○按孟子若只說箇師也。臣也。已自明白。然只得分意。未得合意。惟師則有父兄之尊。自不同於卑微之分。狗爲而不去。惟臣則有卑微之分。自不同於父兄之尊。何爲而不去。蓋以常人之見論。則曾子子思皆抱道而當自重。然有時地不在尊而在卑。則道以地異而不得執。抱道自重之說矣。○集註於此章亦拈出。○心字正見道因地爲轉移。心隨道爲變化。心惟其是。則道惟其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矚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儲子齊人也。矚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離婁下 七 近譬堂藏板

精義 楊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者。譬之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推是而求之。則堯舜與人同。其可知也矣。

詞 大全新安陳氏曰。孟子因有以異於人乎之間而答之曰。我何以異於人哉。雖堯舜亦與人同耳。集註謂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乃是釋堯舜與人同耳一句。與孟子原文何以異於人哉所指不同矣。堯舜所以與人同者。非但形體之同。其性本善。與人不同。惟聖人能盡其性。常入每沮其性。於是常人與聖人始懸絕耳。堯舜與人同之說。與人皆可以爲堯舜之說。實相表裏。但其意包涵而未盡。使儲子再問難。孟子必頰頰盡發之矣。○蔡虛齋曰。矚竊視也。是令人窺其燕居獨處之時。動靜語默之間。果與常人不類乎。若其容貌則王必已見之矣。○王觀濤曰。果有以異於人乎。連上句讀。屬齊王矚之之意。說非儲子自問也。○堯舜何以與人同。堯舜不過盡得人道人

自於人道有虧故不若堯舜堯舜實不遠人也

翼陸稼書曰此章直解王孟于初至齊說極是蒙引

辨按此雖是孟子初至齊然必齊王已見過孟子見

其道氣巖巖恐異於外而未必異於內異於顯而未

必異於微故使人矚孟子之獨處私居看儲子下一

果字便見齊王現之以為異人矣不知果有以異於

人否惟其高視之故疑惟疑故矚其真偽只是一線

上事時解必謂非疑其真偽如此則只高視之足矣

何為矚乎若全不會見過孟子則尚不知其異又何

為矚其果異何以異於人何以字有力將以何者

而異於人也飲食起居語默動靜皆人道之常至其

處處當理中節貽亦只在人道之常之中而不可謂

之異又豈矚者之所能知乎此一句重說堯舜與人

同耳是舉人所素驚以為有異

者而明其無異非以已擬堯舜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 離婁下 笑 近譬堂 藏板

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

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

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

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

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

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

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

來矚其妻妾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

高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塚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吳氏程曰：因儲子有刪夫子之語，遂發良人一段言。小人陰爲陽揜，則可矜。君子言行如一，何矜之有。恐是一章，非闕文也。

解按：天下得富貴者，便做富貴事。求富貴者，便做求富貴事。其一種不富貴，並不能求富貴。他這一點富貴，念頭高之，必至鄙夫之患，得患失而止。貶之，而以次遞降，必至齊人之求富貴，不得求富貴。而富貴之人，求飲食於富貴之人，不得姑託爲飲食於富貴之人。言愚宗族親戚故人，不得而愚妻妾也。且妻妾亦只這一點念頭，思人重富貴，必重富貴所與垂所與，必並重所與之妻若妾也。故始而矜，繼而訕，泣妻妾亦不是。兩箇念頭與良人亦正是一般。○乞其餘不足之乞字，卽所以求富貴利達之求字。但上節訕泣本有羞字意，下節只說求富貴利達之可羞，少了矜妻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八 離婁下

矣

近譬堂藏板

妾一層。然妻妾見之，亦必泣，則妻妾之不見而必矜，亦可想而知矣。蓋昏暮之乞，皆爲白晝之矜。不然乞他做甚麼。故本文驕字，闕照亦大有意。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矜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意孟子在齊適見此事，以爲與世之求富貴者無異，故載之。矜妻妾者，徒知以得爲

